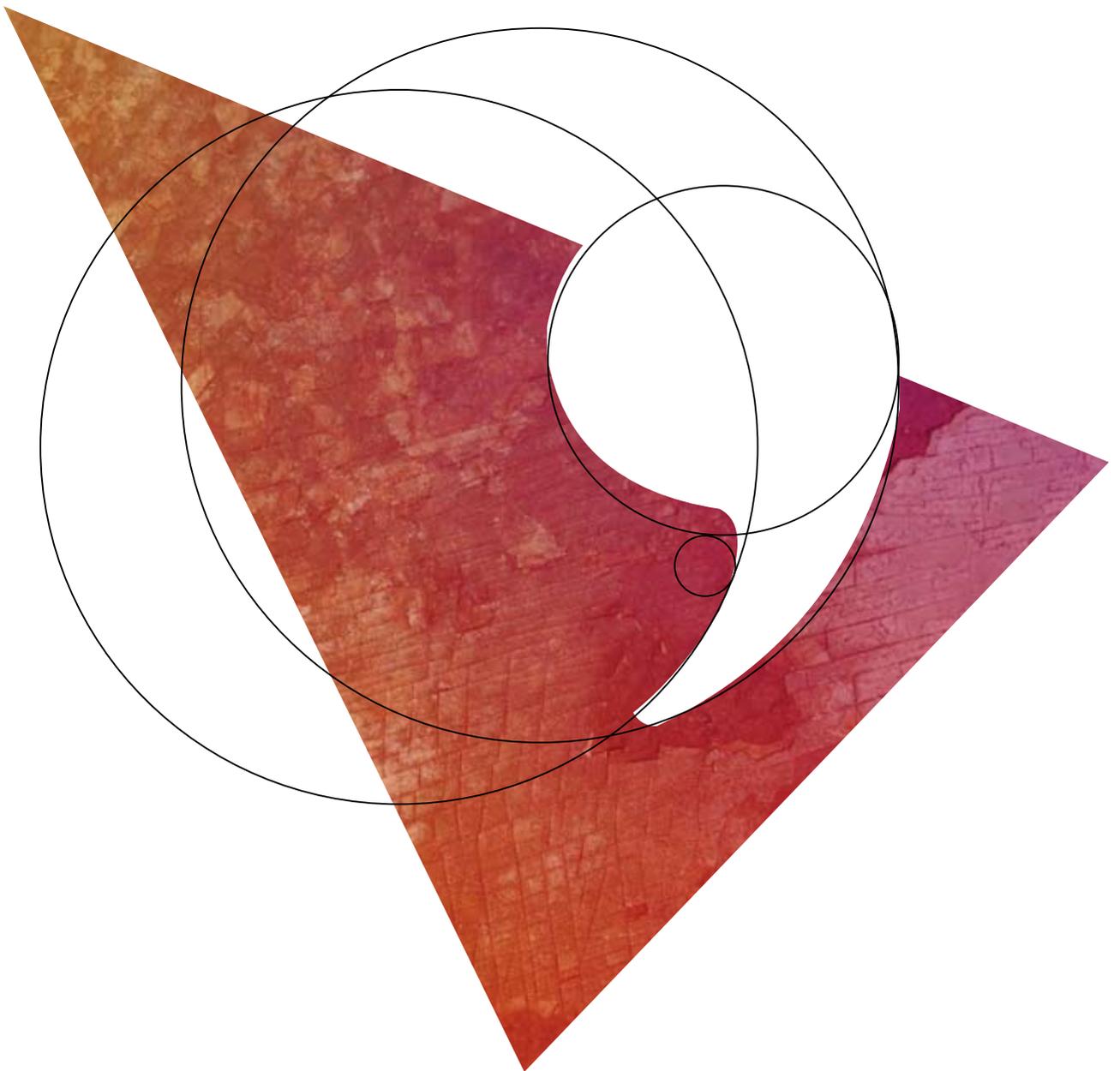


les⁺

+21

issue 3/4 | 2009



+ contents

编者的话	04
艺术	06
【写下我们的历史】	
新闻	
人物	10
声音	12
事件	15
纪录	16
文艺志	
《风声》是个同志片	18
发梦遇见美少年	20
全蚀狂爱	22
莎拉·沃特丝：拉拉主题是我作品的灵魂	24
【骄傲的存在】	
这不是一场战争	28
晴朗“两个女孩在一起，有事儿自己先扛”	30
常喜“做一个纯粹的、富有个性的真实的自己”	32
一个P决定结婚的原因	34
琳“真正的P都是一心一意跟着T的”	36
关于P的非典型说明	38
访谈	
闹闹：同性情感更有动物性	40
型人	
游离周白国	44
【一群人的世界】	
人类学视野里的同性恋文化	58
专栏	
曹丝辞典	64
我的朋友异性恋	68
同运史	70
漫画·LES东西	72

+team

《les+》这群人

主 编：大头、sam

编 辑：小黑、小朝、MIKO、姑娘、兀兀

创作团队：karen、栀子白、小月、Saturn、rockliang、手绢、徐琳、alice、SAMMI&TORI、常喜

摄影：穆静

发行：一一、闲、火星

推广：蛋挞、妹妹、深蓝、毛头

投稿赞助：lesplus@yahoo.com.cn

发放联系：tongyulala@gmail.com

视觉设计：gogo

校对：江月、小黑

网站支持：一一、古月

广告：sam、小民

les+杂志由北京女同小组同语支持

同语邮箱：tongyulala@gmail.com

同语网址：www.tongyulala.org

les+网站：www.lesplus.org

les+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splus

les+系列产品网络订购：http://shop34197383.taobao.com

新闻制作版权归les+杂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印、转载。



从华北后村到哥本哈根

后村的女人里，有一位是孤独“楞怪”的春，她身高1米8，体型瘦高，胸部平平，性情孤僻，极少与人来往。

1980年代中期，春到了婚嫁年龄，但她那过高的身材和怪异的举止，让人们畏惧。后村的女孩多在十八九岁订婚，20岁结婚。春到了二十四五也没有找到婆家。更让人奇怪的是，春根本不想找婆家，她说她接受不了男人。人们认为春不是有毛病，而是作风不正——没有试过男人，怎么知道接受不了男人？看样子她肯定是试过，所以才这么讲。

人们像看怪物一样看她，家人也时常对她打骂，她就搬到村边的废砖窑住。春一个人在那里过了好几年。到27岁左右，她终于嫁了出去，男人身高仅1米6。村里人形容：春伸开胳膊，她男人挺直腰板能从她腋下走过去。



春嫁到婆家不久，就当起了“神妈妈”（通灵的巫婆），并且专看妇女病。她看了许多妇女隐秘处的病，但时常听说有病人把她赶出家门。

春不足30岁时，后村热播着一个消息：春上吊死了。再过几年，绝大多数村民就把春淡忘了。

后村是河北与山东交界处的一个村庄的化名，2006年至2007年，社会学家李银河在这里访问了100名女性，写出一部关于农村性别权力关系的著作《后村的女人们》。在“性”的章节，她讲述了春的故事，在李银河看来，这是一个农村的同性恋女孩的人生，像一朵只有一季生命的花，匆匆开放，悄然凋谢。

而另一位，萍，初中时爱上女老师，不断给对方写情书，却一直被笑话。她的成绩越来越差，初三那年辍学回家，19岁嫁到很远的外乡，同年，她把后村一个关系不错的女孩，介绍到了那个村，两个人做起了邻居。据村里人讲，她们的关系一直非常好。两人的老公外出打工时，萍就下地干两家的活，而那个女伴就在家洗衣做饭照顾两家的孩子。

萍显然比春要幸运得多，她用自己的方法实现了和社会之间的妥协。但是这样的生活仍然是匿名的，村民并不知道她们对性的“不同之处”，只是觉得她们都是很怪、不正常的女人。她们甚至也不在李银河访谈到的100个女性之列，如果不是访谈者对于“同性恋”有很深的了解，恐怕她们的故事都不会进入研究范围，也不会写入历史，真的是默默的生，默默的死，居于其间的是忍耐和痛苦。

这个故事让我非常震动。今年7月底到8月初，我和北京、天津、广东的一些同志积极分子去丹麦哥本哈根参加第二届outgames（世界同性恋运动会），这是一个开放向所有人——尤其是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性少数人群，倡导性多元的体育、文化、人权盛会。在中国的朋友，可能难以想象，是的，所有活动都是公开举行，耗资巨大，政府不仅“批准”，市长还要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支持性少数人群的权利。

在这个也许是全世界最开放的城市，一群男女同性恋、双性恋举着五星红旗和彩虹旗，走在写有“CHINA”的标牌后面，走过哥本哈根的大街，面对挥手加油的围观人群，就好像在舞台正中央一样，清晰的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不过这一次感觉到的不是恐惧，而是骄傲。

此次哥本哈根之行，我个人获益匪浅，不仅看到了全世界LGBT运动的不同光谱，而且看到了同志运动的前景，一个开放、多元的世界是可能的，而那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可是站在2009年的年末，看到春和萍的故事，再想到哥本哈根会议，就像一个两端的对照：一面是未来，一面是过去，一面是希望之路，一面是黑暗的隧洞，生活在中国大城市的我们，就站在中间，没有那么好，但也不算差，我们往更好的地方走去，同时把农村的姐妹们忘在了后面。

从事同志运动以来，常常在一些场合听到有人问：农村拉拉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到她们？怎样才可以帮助她们？但问题似乎一直停留在问题，同志组织者光是点燃城市的烽火就够忙了，还无暇顾及农村。

更重要的是，农村拉拉——以及其他性少数人群，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正如城市同志得益于以“个人”为中心的城市空间的改变，农村拉拉的生存状况，和中国传统的顽强存在密不可分，如果家庭制度、性别观念不改变，农村女性地位不能提高，异性之间的自由恋爱尚且无法实现，农村同性恋的权益就更属奢谈了。

反观中国现代发展的进程里，农村一直是被牺牲、被剥夺的地方，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同志寻求自身权益的时候，不应该再一次遗忘我们的农村姐妹了。



画家
1994
帆布加油彩
200X100cm



本性的渴望
1984
125X105cm

等待(意义)
1988
帆布加油彩
50X70cm



Marlene Dumas
1953年生于南非海角镇，生活工作于荷兰阿姆斯特丹

写下我们的历史

编辑/小黑+小朝



她是穆斯林，也是女同性恋。她活力四射，见解非凡，谈吐犀利而富文采，伊莎德·曼吉，绝对让你一见难忘。见到记者之后，她开门见山指出：现在的伊斯兰教已经徒有虚名，而千百万穆斯林却因它而被剥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是什么，让这个穆斯林女子在她纤细的身躯里埋藏了如许之多的能量？她为何，能在伊斯兰信仰变得极具争议性的当下，勇敢发出宗教改革的领军之声？

1972年，四岁的伊莎德·曼吉随父母作为遭到乌干达当局驱逐的南亚移民，迁居加拿大政治避难。十岁时，眼见父亲把母亲往死里打，小曼吉企图报警，却被父亲用一把菜刀逼上了房顶。

伊莎德·曼吉

编译/Karen+来源/guardian

十四岁，曼吉被赶出了周六的宗教学校，只因为她的“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女孩不能带领祷告？为什么我不能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来阅读《古兰经》？……照说被开除的她当时满可以从此放弃信仰，可曼吉偏偏倔得很，她非但没有放弃伊斯兰教，相反，她还深思熟虑地总结了信仰在自己生命中的地位：信仰和当代世界的物质主义构成一种张力，信仰让人保持思考的状态，从而避免滑向任何的极端主义，无论是女性主义的极端，还是国家主义的极端，或者文化多元主义的极端。“神在我的意识中从来是一位不安的栖居者，信仰让我只向神表达谦卑；在这个千变万化、流转不息的时代，这种谦卑弥足珍贵。”

在当地图书馆，曼吉饥渴地查阅关于伊斯兰的文献；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思想史的曼吉荣获省长颁发的“最佳人文毕业生”奖章；她先在一份女性主义报纸当编辑，接着又在“酷儿TV”节目当主持人和制片人；20岁时她邂逅了第一个女朋友，她随即向母亲出柜，此后便一直对自己的女同身份直言不讳。

同性之爱被几乎所有的穆斯林领袖所不齿，而曼吉那位打着信仰的旗号虐待妻女的父亲对此更是鄙夷有加，但是，曼吉并不认为是性倾向促使她产生了改革伊斯兰的想法，她坚称，伊斯兰的改革，是理性思考所导致的符合逻辑的结论。

“总有人认为我对伊斯兰的诤难源自我童年的经历”，曼吉坚持说，“大错特错！这些人太抬举我的童年了。在过去的百年当中，因伊斯兰之名而遭受迫害的穆斯林人数远远多于遭到异族迫害的穆斯林人数。难道这也是我童年经历的一部分？”

对于曼吉来说，童年早已是被笑忘的过往。她的父母最终离婚，她此后再没见过父亲。她说：“曾经也恨过他，但我总不能一辈子活在仇恨里，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对他，我且疏离、漠视，最后方能悲悯视之。”

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水火不容的穆斯林和同性恋的双重身份，在曼吉这里却全无困扰。她承认，早年也曾纳闷，真主为何让她生为女同志、却又在《古兰经》里宣布仇视同性恋？但在著述当中，曼吉非常有分寸地把这个问题一笔带过，“因为我觉得讨论这个没啥意思，反正我已经处之泰然了。”

曼吉更重要的论点在于，伊斯兰需要重拾它的批判性思考的传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沉湎于对创教的光辉历程的追忆。伊斯兰教义中本来存在的“伊智提哈德”（*ijtihad*，意为“独立判断、尽力而为”）正是这样一种富于智识激情的传统，它可为伊斯兰教改革自身、适应新世纪提供参考。

真正让曼吉下定决心成为一个宗教改革主义者的，是她早年在一家电视台工作时的一件事。有一天老板放了一则剪报在她桌上，报道讲述一个尼日利亚女青年遭到了强奸，她找来了七位男性证人，却仍然被伊斯兰宗教法庭判得180下鞭笞。老板在剪报空白处给曼吉留了言：“伊莎德，迟早你得给我讲清楚，这

些疯狂行径、这些对女性的残害，如何同你的穆斯林信仰并行不悖。”

当时，曼吉回忆道，她很有遭到歧视的感觉，但冷静一番之后，她认为这也算老板承认她的成熟和智力的一种方式。然而，老板的挑战仍然给她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她不能把同样的问题拿去问她的穆斯林同胞，那样她会被视为叛徒。

但她到底还是发问了，在她的书中，在她的网站上。她还在网上发起了“伊智提哈德计划”，期待建立全球最大的开明穆斯林及其盟友的网络，以推动世人从人权角度审视伊斯兰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把伊斯兰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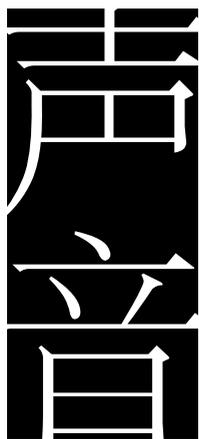
她的著作《伊斯兰问题》（*The Trouble With Islam Today, 2004*）在中东国家遭到了全面禁售，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却畅销不衰，该书的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电子版在互联网上也达到了五十万次的下载量。她收到了死亡恐吓。她停用了手机，因为全球定位系统会通过手机信号暴露她的行踪，她纽约的寓所安装了防弹玻璃，大型活动她也一律安排了保安。她说，这些措施，并不是因为她怕死，而是为了争取生存的时间，为了在离开之前，说完她想说的话。

曼吉坦言，自己所面对的死亡威胁让前任女友颇感压力。尽管前女友竭力克服了这种不安，但曼吉没日没夜、终年无休的工作时间仍然导致了她们最后的分手。“我不得不在私人生活和人生使命之间作出选择，我不想让这听起来很夸张，但我很清楚自己被放到这世上来是为什么。我真诚地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蒙召降世、承命而来的。所以，哪怕我的奋斗到头来仅仅成为真正的改革者所书写的历史的注脚，那也很好。”

现在，任教于纽约大学的曼吉发现自己的课堂上学生人数不如预期，她曾向一些女生询问个中原委，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有人群发匿名邮件，声称“要是让我在那婊子的课上逮到你，你就死定了。”这种事，就发生在今日美国的高等学府。

当然，曼吉的理论也远非无懈可击，至少她对阿拉伯国家的笼统指责就很难使人信服。她似乎忽视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没有看到即便在伊斯兰教统治的区域，也有不少开明的思想和力量正在形成。而所谓部落主义，也不能完全归咎于阿拉伯文化。曼吉的知识分子背景和她书中的一些近乎小报调侃似的散漫笔触让人感到了一种失衡。或许她希望以此拉近和读者的距离，但这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整部著作的软肋。

然而，瑕不掩瑜，曼吉所掀起的这场争论生逢其时，而且她在书中与西方的一些文化多元主义的“谜思”针锋相对，妙笔频生。虽然她偶尔求全责备，偶尔狂热偏执，但她为那些被迫缄声的穆斯林呐喊，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颇具胆识。毕竟，要想改变历史的进程，挑战是巨大的，但曼吉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有权 待在公园里

2009年8月25日，当警察驱赶聚集在广州人民公园里的同性恋男子时，约50人没有像往常那样四散奔走以避免麻烦，而是直面五名警员争取自己的权益。经过激烈但和平的僵持，警察最终撤退了。此事引起社区内外的巨大影响，美联社的关注让《羊城晚报》也正视了在历史变迁中重塑的自主和权利意识。

格外的关心 就是格外的歧视

2009年11月，由云南省大理市卫生局出资，防艾滋病志愿者负责经营的以同性恋为主要顾客的酒吧正式营业，由于被媒体过度关注导致事件发生反复。《河南商报》撰文如此评价，呼吁对待同志不要过于关心、同情和厌恶，只要与其他群体一视同仁就好。

你的爸爸妈妈告诉你， 你所访问的是不良网站

深圳市傲天通信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面向青少年的绿色上网软件，声称其任务为“进行不良网站过滤：有效过滤含有色情、暴力等各种不良信息的网站，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目前已在10余个省近40多个城市推广覆盖，有强行推销和捆绑销售的嫌疑。同性恋相关和性健康教育的网站都被屏蔽。

我们需要一个极为有意义有纪念价值的仪式来表现我们的geek心态，浪漫的追求、粉红的审美。

2009年9月5日，恋人Anli和Laura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举办了她们的电子游戏主题婚礼。婚礼从服装细节到音乐都严格遵循《少女革命/Revolutionary Girl Utena》、《Portal》的主题。近年来，同性恋爱素逐渐扩张进入游戏行业，甚至《侠盗猎车4》的新续集都取名为《同性恋托尼的故事》。而《模拟人生》(the Sims)也成为对同志最友好的电脑游戏产品之一。

这是乌干达在重要事务上发挥国际领先作用的好机会，.....实际上也具有领导全球的意义。

2009年10月底，乌干达政府部分高级议员盛赞议会正在讨论的“反同性恋法案”，它将同性恋相关“罪名”扩大化，所谓的“严重恶化的同性恋行为”将被判处死刑。在欧美各国政府不断表示关注和谴责的压力下，12月9日乌议会已将死刑和终生监禁的处罚取消。

中国真高兴 Gay China

由洪晃主编的《世界都市iLook》8月刊封面上醒目的标题成为当时中国时尚界和传媒界的一条爆炸性话题，同月的《时尚先生》在夜店专题中介绍了北京某著名的同志酒吧，《周末画报》国庆特刊上的“未来梦”演绎了同性拥吻的漫画，China Daily(《中国日报》)大型专题报道“60个人物，60个故事”中记录了一位上海的同性恋律师，10月份创刊的男刊《GQ智族》扉页描述读者群的文字中有一句：“你喜欢女人却对各种性关系拥有宽阔的包容心和理解力。”

嘿，奥巴马，让妈妈和妈妈结婚

2009年10月11日，华盛顿数万名同性恋支持者游行，呼吁奥巴马履行竞选承诺，给予同性恋者平等权益，并废除歧视政策。

”

国内

第二届中国酷儿影像巡回展2009年10月启程，从北京单向街书店开始，途径上海、苏州、杭州、昆明、南京，再回到北京进行终点站放映。

2009年11月13日，卫生部颁发《变性手术技术规范（试行）》，对变性手术技术规范 and 临床应用管理进行了规定。其中第三节第五条第四款特别明确了，医院在手术后，应“为患者出具有关诊疗证明，以便患者办理相关法律手续”，呼应了2008年10月公安部对手术变性后变更户籍性别身份的规定。

2009年11月21日，“开幕礼之夜”播放了影片《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乱青春》，之后影展在三间影院放映了30余部全球参展影片，有《女界短片》《男界短片》等优秀短片集，也有大陆的经典影片《小树的夏天》、《东宫西宫》，关于拉拉题材的《沿途有您，世界很美》（韩）、《寻鱼记》（西班牙），跨性别影片《男人烦到死》（葡萄牙）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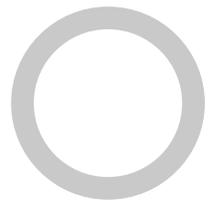
香港金像奖导演许鞍华力邀阔别银幕13年的周慧敏出演同性恋新片《上上下下》，与金像奖影后吴君如饰演拉拉恋人。追踪采访酒井法子24年的日本娱乐记者渡边裕二出版名为《酒井法子，孤独的兔子混乱与……》的书籍，提到她在淡出娱乐圈的日子曾与一位女星交往过。

智行基金会支持的400 6991201“夜莺”同志服务热线日前开通，每周六14点到18点为女同情感时间，周二、六为同志相关法律咨询，健康咨询为周三19点到21点、周日15点到18点。来自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受过严格培训的专业同志咨询员负责接听电话。

2009年11月8日上海著名同志维权律师周丹新作《爱悦与规训：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法理想象》举办签售会，主题为同性欲望与中国现代性之间互动的法律文化表征。

2009年11月20日，北京拉拉沙龙与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联合举办了2009女同发展论坛，同时展示了沙龙项目五周年的成果，筹备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晚会。沙龙文集《足迹》一、二册也同时发布，收录了项目开办5年来经典的话题、讨论、活动记录、调查研究，见证了一个大陆女同草根组织的成长，也直接映射了大陆女同群体的生存状态。除了提供社区工作方法的借鉴与参考外，本书也期望带给其他原生本土女同草根小组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2009年8月29日同语在北京世界城俱乐部市集展示了同志相关物品和公益读物。10月份，网络女同广播节目拉拉风向标之《我们爱的电影》系列开播，18日成都LES爱心工作小组举办的首届“彩虹杯”乒乓球比赛。网络视频节目“同志亦凡人”9—11月的活动主题分别为：同志爱运动、QueerComrades SMUT不羁的夜、艾滋你我他AIDS Reality。



国际

2009年12月1日，美国南湾坎贝尔市（又译金宝市）议会全票任命现任华裔副市长、已出柜的罗达伦为新任市长，成为全美最年轻的华裔市长。12月12日，安妮丝·帕克以压倒性优势成为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顿市历史上首位出柜的拉拉市长。该市220万居民中公开的同性恋者约有6万人，之前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罗德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和马赛诸塞州的剑桥市也曾选举过同性恋市长。

2009年10月12日，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签署法案将前旧金山同性恋议员米尔克的生日5月22日定为“哈维·米尔克日”，鼓励公立学校当天举行纪念活动，让学生了解他对同性恋权益的奉献。同时签署的《家庭保护和婚姻认可法案》和《同性伴侣家庭暴力延伸议案》都与同性恋权益有关。

2009年11月1日，瑞典教会允许为同性恋人主持教会婚礼，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作出这一决定的本国最大教会。七天后，瑞典教会按立世界上首位担任教会地区主教神职的出柜拉拉布鲁娜为斯德哥尔摩地区主教，瑞典国王、王后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教会代表出席了仪式。布鲁娜的同性伴侣也是牧师。12月5日洛杉矶教区选出一名已出柜的拉拉担任助理主教，是美国圣公会第二次选出的公开同性恋者担任主教级别的神职。

2009年12月3日，前世界第一、获得25座单打冠军的毛瑞斯莫正式挂拍退役，世人的争议点集中于她在职业生涯中宣布其同性恋身份。事实上，北京奥运会男子十米跳台跳水冠军马修正是因为其公开的同志身份，而成为澳大利亚队唯一没有赞助商的运动员。

2009年11月16日，美国规模最大的面向同性恋者的报纸发行社窗口媒体公司（Window Media）因亏损而倒闭关门，而该机构拥有的全美历史最久的

面向同性恋者报纸《华盛顿同志》（Washington Blade）也在当天停刊。同时关闭的还有同属一家公司的几份面向同性恋者的报刊，包括《休斯顿之声》（Houston Voice）和报社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南方之声》（Southern Voice），倒闭原因与整个经济环境不景气而导致的广告收入下滑有关，此外，主流媒体关于同性恋者的新闻资讯等内容报道的不断增多，也使得专门面向同性恋者的报纸的重要性较从前减弱。

2009年9月26日，中南美洲对同志最为包容的乌拉圭，包括市长在内的政府官员参加了在首都蒙得维的亚举办的支持同性恋大游行，成为尊重多元性倾向主题活动月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得到政府部分资金支持以色列特拉维夫同性恋大游行吸引了约两万人参加，市政府还发起了历时五天的宣传活动，自豪地称以色列为“唯一同性恋合法的中东国家”。11月7日，在新当选全球同志最喜爱的旅游度假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知名人士、明星、友同人士等数万人和二十辆彩车参加了第18届支持同性恋者年度大游行。但9月初的塞尔维亚同志游行由于极右或宗教团体的暴力威胁而被迫取消。

2009年9月29日，美国克利夫兰市击败波士顿和华盛顿市，获得2014年世界同性恋者运动会（GayGames）举办权。10月18日，加拿大多伦多市赢得同年世界同志自豪周（WorldPride）活动主办权。

2009年9月底，美国纽约市格林威治村的同性恋社区中心，面向同性恋者的人才招聘会在一天内吸引了约2500位求职者，招聘公司都在同性恋者反歧视组织HRC的公司包容同性恋者评分报告中名列前茅。求职者称自己不仅需要一份工作，也想找到一种被认同和毫无顾虑的感受和待遇。





哥本哈根：世界的狂欢

去他妈的国家
去他妈的金牌





《风声》是个同志片！

文/DT



坐在影院越看越惊讶，真的，这样的片子也能上映，中国电影审查到底有没有原则？

这是一个虐恋加同志的电影，虐恋的部分也是一个酷刑集合，同志的部分，有gay（尽管这个gay也太娘了一点，应该是有脸谱化的嫌疑），影片并不隐晦白副官和张司令的关系，而周迅和李冰冰的互动，真让我合不拢嘴。无论是镜头还是表演，都非常的意味深长。周迅演得真好！结尾处的画外音很有意思，李冰冰的镜头时，周迅的声音：“……我不怕死，但我怕我爱的人不知道我为什么而死，希望我的家人和玉姐能原谅我……”张涵予（男）的镜头时，周迅的声音说着接下来的话，民族到了存亡的关头，之类的。传说周李二人有亲密的镜头，被删了。

如此明显，但是在饭桌上讨论《风声》的人们，为什么从来没提到这一点呢？我十分的惊讶！

《风声》的上映以及叫好叫座，对我来说是一件诡异的事，所以久久不能释怀。一方面，广电总局明令禁止性、暴力、同性恋题材的电影拍摄和上映，另一方面，《风声》这部带有如此多性、暴力、同性恋内涵的电影，不仅通过审查，而且获得各方面的好评，这是怎么回事？在电影的意识形态被严格控制的中国，我不承认巧合，我认为问题是：制作者如何聪明（或者说狡猾）的把性、暴力藏在革命、抗日、旧有性别叙事的外表下，暗合了审查者和市场的接受心理。

这部影片的酷刑镜头已经相当暴力，令很多观众难以忍受。中国没有分级制度，结果是要么删去很多，要么程度严重（通常是暴力），令人乍舌。似乎公众的承受力忽上忽下，很不稳定。但是酷刑被容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49年以来的“革命电影”中，有表演酷刑的传统，很多影视作品都会有这样的情节：革命者被逮捕之后，严刑拷打而其志不屈，形象愈加高大威武。电影局审查的老同志们，当然会乐于于此。

细想电影中的酷刑，多半与性有关。第一个被捕的女共产党员，特务处长把食物倒在她的胸部（是胸部！为什么很多介绍都说是全身！），下一个镜头就是一只嗷嗷直叫的狼狗。李冰冰的被脱光、苏有朋坐的老虎凳、周迅受的刑，都有非常强烈的性指涉，有人说这是一部虐恋的影片，是很有道理的。

再想下去，其实每个角色所受的酷刑，都有着仔细的安排。李冰冰被脱掉衣服，在审讯者——一个男人的目光下痛哭失声，这是惯常的女性身体被观看的镜头。张涵予所受的电击与针灸，与“性”无关，但都是在加强他男性的气概。而苏有朋和周迅的刑罚，都与其角色性取向、性爱方式相关，考虑到他们是同性恋形象中较清晰的一方，这种安排都像是一个惩罚性的解决。

许多人没有看出《风声》中的同志情节，我也觉得很奇妙。除了同性恋没有被纳入思考的维度，另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叙事的巧妙包装。苏有朋在里面扮演白秘书——一个娘娘腔的男人，其他角色的话里话外都在影射他和张司令的关系不一般。这几年关于娘娘腔男人-男同性恋角色的安排，其实已经相当自觉，只是这样的角色都是一个怪异的喜剧角色，他真正的爱恨情感不被描述，他只负责搞笑，当然，他最终是会被拒绝的，大家（观众）也不会觉得可惜。白秘书遭遇的刑罚、以及被张司令亲自鞭打致死，在我看来相当恶毒，是对男同性恋的一次仇视叙事，如果做稍技术的推测，则是无法挑战异性恋框架，无法设计新的出路以冲击审查者和观众，只好将其纳入“娘娘腔的男人”必有的套路。周迅和李冰冰的关系，似乎有模棱两可之处，尽管一些镜头、对话、情节的安排，在我看来已经触目惊心，但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也可以“革命情谊”，或者“姐妹情谊”来包装。这个部分其实是我震惊的，导演在里面表达出了很大的同情和理解，周迅之深情挣扎，是她这几年最有魅力的角色。但为什么会这么安排？据说有更多镜头被删了。我只能这样揣测：向前迈进一步，则太明显，向后一步，又没有那么大的戏剧冲突。只是这样的情节，要如何发展下去，只能是周迅死，同性情节也就在这里闭合了。

我没有做很严密的论证，但是我相信自己没有过度阐释。花这么多钱拍电影，要通过审查，要迎合市场，意识形态是经过设计的。我想讲的是，性的元素是如何在影片中运用，融入原有的叙事，尤其是性/性别关系，如此符合你的“常识”，你一点都不觉得它有什么不同之处。是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商业片必须是很精明的，也是很保守的。它不挑战。

发梦遇见美少年

文/Saturn



在我很小的时候，做过一个梦，梦里是蓝色的一片，一个长得像精灵的少年慢慢靠近我。她很美，细长的眉眼，尖下巴。她轻轻地吻了我嘴唇，我立马惊醒，出于惯性地碰触自己的嘴唇，触感真实且湿润。很长时间，我都无法定义自己的这个梦境，直到我遇到那个让我怦然心动的人，我才明白幼时梦境中的暗喻。我想，纵使流年过迁，却总有一些面孔会在你的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那些在你或惊喜或忧伤时遇见的美少年们，自始至终悄悄围绕着你，影响着你。

岸本瑠可上野树里饰

丘上最后一抹夕阳，她爱得比任何人都隐忍。

瑠可，就算美知留没有同你一起回来，你也仍然认定要一辈子守护她吧？就算在此后的生活中再遇到其他的女孩，你还是会像当初爱美知留一样去爱她吗？

第一次看到上野树里是在几年前一个寂寞的秋日，我窝在学校宿舍上铺的被子里，无聊中看了一部叫做《彩虹女神》的电影。的那个“文艺范”盛行的年代，我默默关注着文艺演员领袖苍井优，却在看到上野的第一眼时，被深深吸引了。她随性的头发与坚毅的嘴角，中性气质仿若是与生俱来，不用说话，就带出一抹淡淡的忧伤。但是此后我并没有继续追看她的作品，包括那部一年前就红透半边天的《Last Friends》。

而我第一次看到瑠可，是今年的11月。当时的我刚刚结束上一份工作，焦虑的心情每天相随，生活的压力快要把我吞掉。这时，我翻出了这部剧，没有抱很大希望，却意外沦陷其中，沦陷在瑠可的眼神里。看得开心，也看得揪心，像初夏五颜六色的刨冰，无论外表多么晶莹剔透，吃上一口仍会感到凉彻肌骨，让人不禁打起寒颤。

一切美好源于瑠可对于美知留的守护，让我们记起了那段与青春相关的记忆：两个手拉手的校服少女，一个开朗热情，另一个却惴惴不安。她没有注意到她眼角经常闪过的一丝忧虑，总是自顾自地倾诉自己的烦恼，体会着她给予的温暖。一切心痛也源于瑠可对美知留的守护，对于“好了伤疤便忘了痛”的美知留，

瑠可永远保留着自己的拥抱，等待美知留一次次回来疗伤。表面如何光鲜亮丽的瑠可，如此被人宠爱的瑠可，却把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全部给了美知留。包括对于小武的珍重情怀，也是瑠可最不可能接受的爱。从瑠可搬家时留给小武的信中就可以看出来，以后，就算美知留会离开，瑠可也是打算去做手术的，就算瑠可深刻了解到小武对于自己的爱也无济于事，因为美知留早已占据了她的全部。其实，阻止瑠可袒露心迹的岂止是一个“性同一性障碍症”，还关乎那段瑠可最在意的回忆。

剧中的瑠可是一个多么让人心痛的角色，可我仍然觉得她是幸运的，她终究还是留在了她最爱的人身边，可以去继续守护她。

瑠可的出现，让很多人都为之振奋，不单单是因为瑠可的外表，还有她本身具有的意义。如果说现在是电影还可以文艺一些的年代，那么电视剧就代表着过分的生活化，尤其是在并不开放的亚洲，涉及这种敏感因素的剧集十分有限，而《Last Friends》播出后，瑠可这一角色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诸多肯定。虽然全剧中没提到一次让人敏感的字眼，但经过充分铺垫的“爱”，让人可以想象和思考的东西太多了。

是朋友、家人，还是恋人？抑或者什么都不是。

看完《Last Friends》一直不能平静，随着瑠可奔跑的心早已悄悄暗沉，而笑容如此明媚灿烂的瑠可，却依然骑着单车从眼前滑过。



南茜·艾斯利 Rachael Stirling 饰

像冬日的初雪，她的爱痛彻心扉却也柔软得一触即化。

南，如果那次你没有提前一天回到那个属于你和凯蒂的小屋，你们还会继续相爱吗？如果在你最落魄的时候遇见的不是佛洛伦斯，你还是会把你的那支玫瑰给凯蒂吗？

五月傍晚的天气已开始燥热，我在凌晨看完这部《南茜的情史》，耳畔还环绕着少女嬉笑打闹的声音，放眼过去又看到南挺拔着英俊纤细的身姿站在那里。又或者是沉睡的思绪被悦耳的音乐唤醒，脑海里有关于幸福的事情都被南与弗洛的笑容填满。

不可否认的是，南的出场并不惊艳，白皙的皮肤搭配着深棕色柔软的头发的。她是典型的英国女孩，也拥有着所有女孩对于感情最初的悸动，而她悸动的对象，是一个在剧院反串男孩的女孩——凯蒂。故事的发展本应该很顺利，一个生蚝女孩和一个演艺女孩相知相爱并且冲破世俗观念最后走到一起，这样就是一个圆满的故事了。可是莎拉·沃特斯并没有这样写，她让凯蒂离开南并且结了婚，让南跌入痛苦的深渊并走上假装男妓的道路，让南对佛洛伦斯产生感情但苦于开口说出自己的身世所以逃离，还曾被有钱妇人玩弄于股掌并且丢弃，与女仆相恋并且让她从南的身边逃走还带走了所有的钱，最后让南回到了佛洛伦斯身边，这也成为了她最终的归属。莎拉·沃特斯以一种调侃轻喜剧的方式把这些一一呈献给读者和观众。

从凯蒂向南递出那支玫瑰开始，南坠入了爱河成为了凯蒂的附庸，而她真正开始展现光彩，是偷穿上男装，把自己想象成凯蒂的样子去亲吻镜中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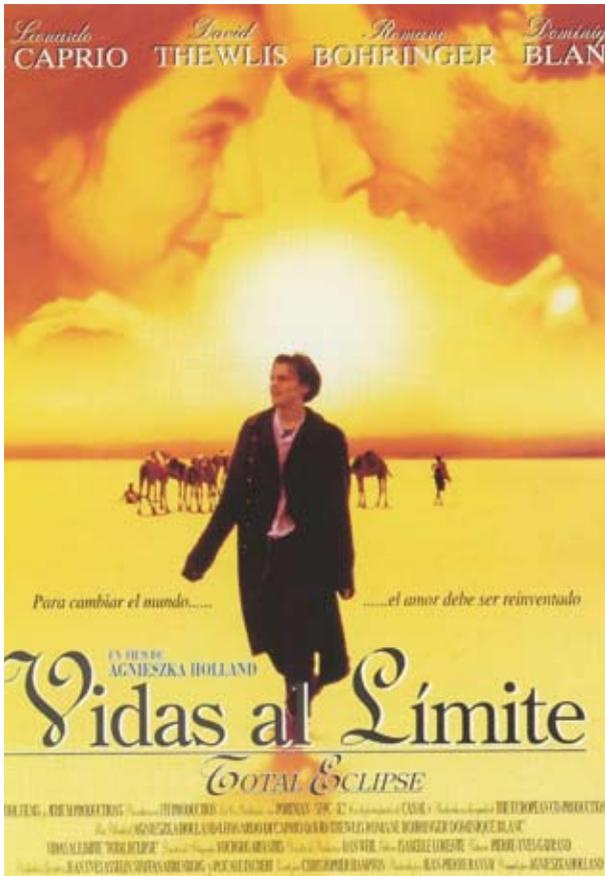
一朵玫瑰，联系着南的感情，诉说着选择与被选择的故事，从故事的开始到最后，仿佛相隔一个世纪那么长。

南一出现，仿佛随时都可以听见海浪拍打生蚝壳的声音，仔细听还有海鸥的叫声，但海鸥叫的却是南悲痛的心。初恋的失败，让南成长，在身着男装中南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可以让自己继续生活的方式。莎拉·沃特斯给予南茜男装的样子一定不是单纯想让他扮演士兵或者水手去讨生活，而在于让她发掘最真实的自己，就算曾经贪图富贵、纵情欲望又怎样？没有经历过就不会痛，不痛过又怎么去学会珍惜？也许这就是莎拉·沃特斯想要告诉我们的。

记得一个镜头，南身着男装坐在窗边，光线逆打过来，那副景象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感受到了南所有的抑郁与黯然神伤。

当南成为南金的时候，南是骄傲的。她在舞台上的光辉、他人的侧目、凯蒂的情感都是支撑她的力量，就连面对戴安娜的玩弄，她也总是一副高傲的姿态。记得她初遇戴安娜的时候，她说自己叫南金，这个名字与她的男装一样，是一种武器。但是南金与南茜·艾斯利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对于爱情的信念。所以戴安娜的那句“你是我一生的挚爱”，南很容易就相信了。而当她情感无处发泄、苦闷至极，当面骂戴安娜的时候，“南金”这个保护她太久的面具已经被自己击碎。骄傲破裂，南成为了曾经那个南茜·艾斯利。也难怪当她得知伊娜也离开她之后，平静多过于心痛。当她几经周折来到佛洛伦斯身边的时候，她说她叫南茜·艾斯利。

如果不是那一段南亲手教凯蒂割生蚝的描写，我这辈子也不会了解到原来生蚝也可以这么美。无论是南对凯蒂、对贵妇戴安娜、对女仆伊娜、对归属佛洛伦斯，都有着极为细腻的情感。如果被爱是一种无奈，爱就是一种选择，而曾几何时真爱也可以在顷刻间化为谎言。就像南最后扔向佛洛伦斯的那朵玫瑰，其实她早已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全蚀狂爱

文/朝生暮死

他已过中年，秃头，干瘪，在18岁少女的身体上获得青春的源泉，同时还得到了金钱与美誉。他还是一个诗人，他歌颂青春、生命，为爱情与婚姻写抒情诗。他有纤细的手指，他文质彬彬。他风平浪静的享受这一切。美好的诗人。

当他遇见兰波的时候，兰波只有16岁，俊美，干净，一尘不染，最重要的，他还才华横溢，是他靠阅读，靠诗人交流会，靠努力永远也达不了的才华。对于这种才华，他只能欣赏，无法领会。

所以当兰波高高地站在窗口上，将衣服一件件的扔在站在楼下的他的身上的时候，他看见他发出金色的光芒，灿烂，美好的，年轻的肉身。除此之外，他有看到更多吗？

如果让他选择，精神和肉体，他选择肉体。这是他迷恋他18岁妻子的理由，也是他对兰波的回答。他平凡美丽的妻子和同样美丽却是天才的兰波，在他眼里都是一具美丽的肉身。

我们不能怪他。精神，对他来说太远，值得用一辈子去追寻；而肉体短暂，所以他要选择肉体。

兰波满足了他的肉欲。而他还是一个诗人啊，错就错在诗人的灵感是不能被满足的。和一个真正的天才在一起就能变成天才吗？不可能，他自己没有那么傻，他就是知道，却无法抽身，这是来自肉体的诱惑和永远攀登不上的精神的折磨。那光源离他那么近，他无数次的占有，却不能让自己发光。可悲吗？无能为力。无能为力。

于是他们争吵了。他能用什么来证明他对兰波的爱？能用什么来伤害他就像他的才华一直让他饱受折磨那样？开始，他选择语言，他说：不是我，你兰波没有逃跑的本能，没有生存的能力，事实上是我一直在养着你。

天才只是轻蔑的回答：你的心灵和外表一样丑陋。

这是他的硬伤啊，被人这样戳破，他爆发了，怎奈也只是无力的撒野，他摔破玻璃，他大哭，他选择离他而去，回到他本有的美好正常的生活中。

第二次，他拿了一把左轮手枪。在酒精的迷醉下把玩。他要扬言要结束兰波的生命。我在画面前等待了良久，忘记他在这中间还有什么别的动作，镜头只是对准兰波不可一世的脸，年轻，美丽，已经开始无所谓。“砰！”终于的，他扣动了扳机。血落下，一滴一滴的，艰难地落下，落在兰波净白的面容上。

只是一只左手。子弹只是镶嵌了在兰波的左掌心里。

我们的天才笑了，绝望了，这是你最后证明爱我的机会。你却让他失去了。为什么没有命中？对，这在情理之中，因为你根本就没有那个勇气。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爱。

多年后，当他从监狱里出来，他对兰波说，我原谅了你。兰波的回答是，可是我没有。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命中。

无数次的，他煞白着面容，呆滞地蠕动着他的嘴唇，欲言又止，无数次的，我看见他在镜头前蠕动着他那干瘪的嘴唇。一个糟老头，一个可鄙却又对生活充满顽强的生命。

他的伟大植根于他贪婪生的一切美，所以我们还是将魏尔伦称之为“伟大的诗人”。但是兰波却是天才。

但是兰波竟然是爱他的。爱他到可以用利刀戳穿他的掌心，在他入狱后撕心裂肺的痛苦和书写。我以为他是爱他的。却是改造不了他。

兰波一直在走。从下火车到巴黎，魏尔伦去接他却没认出来他，空手而归的时候，就注定他们要错过。他没有接到他，他就步行，哼着小曲，抽着烟斗，欢快的步行。当魏尔伦入狱后，他再次步行回到自己的家中。他一直在走。有没有魏尔伦，他都在走。

我以为兰波是需要他的，至少他陪他走了一段，他提醒了他人生在世，一个普通人有何种的渴望。兰波走的太远，而魏尔伦至少在他走上不归路上之前，带他在这个世界上体验了一遭。

噢，原来这就是那糟老头子的使命，将这个少年变成男人，并且将这个少年推到离生活更远的地方。

去到伦敦，去看大海，离开，一直在离开。

最后是非洲。每日看着自己的肢体腐烂，看见苍蝇环绕在自己的肢体上。他还活着啊，可是却是死了。

那个俊美的少年何在？

当年老的他再次饮下一杯苦艾酒。眼前出现了恋人俊美的面庞，同样的，他抚摸着他的手，同多年前一样，不同的是，这次他没有用利刀刺穿它，却是吻了他。

魏尔伦太想被爱了，不能为这份爱放弃任何，却无条件的渴望被爱。在幻觉中他原谅自己，如果这让他更接近精神。而兰波却死了。再也和他无关。

兰波就是太阳，他要的永恒就在于太阳永远的光芒，在天地间，在大海间。**Total Eclipse**，这部影片实际上只是借助兰波在描写一个可悲的老男人，一个普通的诗人是如何被一天才诗人的光环所侵蚀。





莎拉·沃特丝： 拉拉主题是我作品的灵魂

文/rockliang

成为主流才是前途所在（小标题）

英国的BBC电视台有两部拉拉题材电视系列剧，引起过广泛争议，分别是2002年的《南茜的情史》和2005年的《指匠情挑》。《南茜的情史》讲述了主人公南茜在19世纪英国伦敦的底层遭遇，从男性模仿者到性奴隶，再到社会主义者，一个“天堂”——“地狱”——“人间”的生活转变。《指匠情挑》则通过平民诈骗团伙对一位贵族少女的行骗过程，讲述了两个身世纠缠不清的女孩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两部系列剧的观众，大概都会体察到一点情绪和逻辑上的内在联系，是的，两部作品均产自一位拉拉小说家。

莎拉·沃特丝1966年生于英国威尔士的彭布鲁克郡，母亲是家庭主妇，父亲是工程师，一直鼓励她进行发明创新。她形容自己成长的家庭“像田园诗，安全可靠，很有营养”。童年起她开始尝试哥特风格的诗歌与小说创作。学生时期的她聪明好学，甚至“有点像书呆子”，她一直希冀着有一天进入大学。儿时，她是完全像男孩一样的女孩子，青春期开始喜欢男孩，进入大学后，第一次爱上一个女人。

沃特丝在肯特大学和兰凯斯特大学学习英国文学，之后在书店和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又返回大学继续深造。她在玛利皇后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博士，研究领域是同性恋历史小说，曾在许多刊物上发表关于性别、性和历史的文章。迄今为止她的重要作品或多或少都牵扯到同性恋。其前期三部小说（《南茜的情史》、《灵契》、《指匠情挑》）都以现实主义手法，再现了维多利亚生活场景，因此沃特丝也被称为女狄更斯。如果你熟悉英国文学，再看到上述两剧，最后结合某一次强烈的自我认知（比如发现自己是拉拉，或不是）的人生经验中去读莎拉·沃特丝的小说，刚开篇就会有强烈的熟悉感，比如《指匠情挑》里的伦敦街道、《南茜的情史》里南茜的故乡风景，像极了《雾都孤儿》。

莎拉·沃特丝长篇小说的影视改编也很成功，除《南茜的情史》和《指匠情挑》被BBC拍摄成电视剧之外，《灵契》在去年

被拍成电影。作家本人曾在《南》里饰演一名观众，在《指》里饰演一位女仆，而这两个作品仿佛多年前就看过的英国老电视剧，制作精良，素材怀旧，场景栩栩，说理更加深刻，骗局精彩堪比任何经典的悬疑作品，有人性有艺术，甚至还有诱人入胜的成人色彩，从老奶奶到变态色情狂都会发自内心的喜爱，并且很容易先入为主的把它当成自己人生过往风景的一部分。唯一不同的是，主角都是女同性恋。关于拉拉描写的性的元素，沃特丝说只有在《南茜的情史》里是写性的，其他作品更多是萨福式（Sapphic literature—专指女同性爱）写作。她觉得这“很正常”。

在同性恋以少数群体的姿态一下子从地下冒出来的时代，以基督教的异性恋文化为主流的西方社会感到被侵犯和恐慌，反对和排斥是当然的。可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少数群体当中，亲人、朋友、恋人，甚至你自己，都可能是这个流行的暧昧的秘密的一部分，大多数人的态度已经慢慢的转向心照不宣。

社会的表面宽容是慷慨的，现实中的每一个伤害却都是认真的。一个身在其中的拉拉作家是不会满足于大众的含糊态度。正大光明的成为主流，才是前途所在。用旧瓶装新酒，莎拉·沃特丝使用翔实的历史信息为载体描绘出扑面而来的人文气息，以优秀的文学艺术性，写出了可以被很多人接受的漂亮小说，并且使之搬到了电视上。她使用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阴暗现实做叙事背景也很有深意，《指匠情挑》里道德压抑下发达的色情文化，《南茜的情史》第二集里穷奢极欲、酒池肉林的上流社会，相比之下，“同性恋”这一题材，就仿佛狄更斯的《双城记》里的法国大革命一样，只是一个“人”，不甘心被压迫的理由。在道德标尺下，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而活，而同性相恋，只是“人”反抗压迫的理由中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理由。正常到作者根本就不费力去跟你解释，为什么两个女人会彼此相爱。《指匠情挑》里，Sue和Moud就那么睡了，人们惊异的反而是接下来那些把自己妻子扔进精神病院的“绅士”们的“高义”。自然而然观众或读者会有一个结论：同性恋有点可怜，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个险恶的道貌岸然的悲惨世界。

一部分观众会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就富裕美满到有闲情逸致去反对那些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小情感么，答案当然是“不”。真切地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是拥挤的地铁，税，房租，冷漠的人性，更别提比失恋和死亡都难受的孤单，这一切就和狄更斯笔下的任何一个伦敦贫民区街道一样，赤裸裸的肮脏，无耻的绝望。

当然这不是全部现实，只是对小说所阐述的思想的一种主观推测。读过莎拉·沃特丝，会有这样的感觉，同性恋情是这个冰冷世界里的一点温暖人性而已。极端一点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对异性恋文化的反推销（其实该方法出柜也适用）。

Sarah Waters 的官网

<http://www.sarahwaters.com/index.htm>

Sarah Waters on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rah_Waters

Sarah Waters' favourite Victorian novels

<http://books.guardian.co.uk/top10s>

Sarah Waters on IMDb

<http://www.imdb.com/name/nm1258797/>

Sarah Waters 作品下载地址

<http://sfile.ydy.com/bbs/viewthread.php?tid=223401/>

拉拉主题是我作品的灵魂（小标题）

下面我们看看她是怎么做到的，据说她本人最喜欢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十本书为《简爱》、《远大前程》、《名利场》、《新文丐》、《呼啸山庄》艾米莉·勃朗特、《我们共同的朋友》、《吸血鬼伯爵德古拉》、《道利·格雷的肖像》、《化身博士》、《白衣女人》。

摆出这个单子来很容易说明：如果说勃朗特姐妹时代的女性主义，是以女性的目光关注英国妇女生活中的种种困惑，莎拉·沃特丝则是把女性主义化为拉拉小说里的细腻微妙，在文本的冲突里化为无形，却力道十足；查尔斯·狄更斯这位现实主义大师是她的创作基石，他那繁复的民生百态，给了莎拉·沃特丝一个视野宽广的思想基石；不可不提的是，莎拉·沃特丝对情节的控制非常主流，吸血鬼的哥特影子，冒险小说的跌宕起伏，都增加了其作品的娱乐性；奥斯卡·王尔德的艺术性和其男同身份在作品中的体现也对她产生了影响。

现在莎拉·沃特丝作为一名全职小说家，生活在伦敦东南部肯宁顿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公寓里，养着两只猫。她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的写作热情是由大量的阅读而起，表示自己的写作非常有规律，并且专心。她只有在宣传新书的过程才进行旅行，平时她很少空等灵感光临，而是每天吃过早餐就坐在书桌前，直到写到自己满意为止，经常一天写大概两页。她从不介意被称为拉拉作家，她说：“拉拉主题是我作品的灵魂。不止是我，对于每一个同性恋者，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所在。”

2003年，她被《Granta》杂志提名为“20位英国最优秀青年小说家”之一，之后广受主流文学界的关注。2009年1月她的中译本《守夜》正式在大陆出版。她的最新作品《The Little Stranger》也已经在英国出版。期待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在书店买到越来越多的拉拉小说，因为像莎拉·沃特丝这样的优秀拉拉作家已经开始使拉拉文学成为主流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骄傲的存在

编辑/sam+MIKO+大头



这不是一场战争

文/小月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T假若走在街头，你总能在人群中一眼挑出她来。而P却和走过你身边的任何一个女孩没有区别，甚至和任何一个男孩的女朋友们也没有区别。T们都绝望地认为，没有一个P能与自己厮守一辈子，她们最终都会和男人结婚的——有太多的例子证明了这一悲观事实。

我们总是很矛盾。真正的好话题必定能激发辩论，可与此同时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这场讨论可能永无休止。比方说——TP的划分究竟是不是我们对男女婚姻关系的模仿；又比方说——P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们不被看见，不够强势，似乎也不够坚定，在女人那里受到了伤害，转身便可以投入男人的怀抱，反之亦然。

一个有趣的调查结果是，大部分P从前是直人，大部分天生拉子都是T，只有小部分P是天生喜爱女人并且自我认同是一个P的。于是，我们对P的讨论不由自主地带着偏见：你以前和男人在一起过，那么你以后也会这样做；就算你以前从未和男人在一起过，你以后仍将可能那样做。所以，T们在爱着一个P时，内心深处总是充满悲伤，那悲伤可能不被人看见，但心痛之火闪着光，不熄灭，微光里是T那仿佛生来注定一辈子孤单的命运。

可是，也有许多P真的为自己所爱的T付出了一生的年华。不能因为这样的情况相对少一些，我们就否认她们的存在。这年头，背叛的故事总是传播得更快更广，T们声泪俱下地控诉一番，P的劣迹就人尽皆知了。而那些做了一辈子P的，却总是隐藏在角落里，低调地守着爱人，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我们是不是可以客观地说，这些误解其实不应该针对所有的P。我们有长头发的P，也有短头发的P， we 有和男人跑了的P，也有没和男人跑了的P。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脑中对的印象，却都是“长头发，最后一定会和男人跑掉”？

真要深究原因，就很复杂了。P们总有千百种理由，T们只要静下心来听一听，就能发现这些理由中的绝大多数，其实是很有道理的。我们采访了许多P，从她们口中得到的信息，整理概括一下，随随便便能列举出几条：

1. 她（显然是一个T）凭什么指责我交男朋友，要不是她先劈腿，我原本是打算努力和她一辈子在一起的啊——我连怎么和爸妈对抗都已经计划好了。
2. 我一直都觉得是男是女并不重要，这一回让我爱上的是女孩，下一回是男孩，这没什么奇怪的。T要是觉得我只能爱女人，这和直人不承认同性恋的存在有什么区别？
3. 我们不像T，她们从小就那么男孩子气，父母其实早就知道她们和一般女生不一样。但我们不行，爸妈甚至想都没有想过我有可能是同性恋。他们年纪大了，总是催着我结婚，我真的不忍心伤害他们。

……凡此种种相信T们也都有自己的反驳方式。但是请记住，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掀起一场TP间的战争，而是希望大家发现了问题，就去讨论并且解决。在一起的TP们，应该记住我们是为了什么坚持至此，当然了，是为了对彼此的爱。



晴朗，81年生人，北京人，P

晴朗 “两个女孩在一起，有事儿自己先扛”

文/兀兀

以前看过一本美国同志诗人的诗集，有一个女诗人的句子勾勒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个T从街上走过，一个P站在街旁，向T递去温柔而专注的目光，在P的注视中，T诞生了，存在了。”

晴朗的故事也是从P对T的这种注视开始：“第一次见到她那天荷兰阳光明媚啊，那边70%都是阴天，但那天天气却特别好。2007年9月7号，我补考完财务，在自行车存放处取车，歪头和同学说话，看见她从旁边的教学楼走过，穿了件黑色的卫衣，下面穿的五分裤，急匆匆的。我记得，她听见我这个方向有人说话，还歪头看了过来，可是后来她说她不记得，而且她没戴眼镜，就是看起来也看不到什么。等我拿好车追过去想再看她一眼，她已经拐进了教学楼。后来，我把这事和一个特好的朋友说，再后来那个女孩每次在街上看见小Z都给我打电话，可是我从来没在街上遇见过小Z——我们读书的城市很小，遇不见一个人比遇见一个人难多了。”

后来，晴朗多处打听+主动制造聚会事件和单独见面机会+吃吃吃两个人一起笑...两个人有了在荷兰的小窝。再后来，2008年3月，晴朗先毕业回北京找工作，坐飞机离开那天，春天的阿姆斯特丹下了一天的雪。小Z去送晴朗，从早上送到了傍晚...飞机起飞了。6小时时差持续了半年，小Z也毕业了，来到了北京工作，后来的后来就是现在，又一年过去，两人在北京早有了自己的小窝。

【P和T：作为话语和现实】

S说，有个女孩和你家小Z的感觉特像，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见了一个T，是个泰国人，浓眉大眼，不知道是不是该告诉S，类似这种“特像”的称作T。

——晴朗博客，2008年4月24日

“确实有人愿意把自己装扮得，或者性格上像男孩，追求独立独行。但也有很多女孩只是喜欢女孩，但不会希望自己像男人一样，不把自己定义成T——这就是P。”

采访前我在晴朗工作的写字楼里等她，下班的人从电梯门里一个个向我走过来，女孩，女人，我在其中寻找晴朗——在人群里“定位”一个P总要比T难一些。长头发、大眼睛的晴朗在我面前站定，笑起来眉眼弯弯的，说话飞快。我们挽着手出了门——两个P，两个人群里普普通通的女孩。

“第一次听见P这个词？”“20岁。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跟一个女孩挺好的。她比较T。初中时候也有个女孩追我，我没答应，当时是不喜欢那个人，但知道了女孩喜欢女孩这种事儿会有。”

“感觉？”“哦，原来还有一个名字呀！”

晴朗说她觉得小Z也不算是T，因为小Z一直觉得自己是女孩。“我觉得她挺正常的，只是喜欢女孩子。她来我家住，我父母也觉得那就是个女孩。”

“家务活你们有分工么？”“没有。都是她做家务。”

但，小事比如今天出不出去，大事比如其中一个人去形婚的可能和计划，晴朗都觉得需要回家跟小Z商量，因为是两个人的事。“如果两个人想永远在一起，任何决定都会是两个人一起决定的。如果是单方面决定，不管是什么决定，多少都会伤害到感情。”事实上这次采访我先问的小Z，她说这事她不能替晴朗决定，让我自己问晴朗愿不愿意。

小Z来北京之后，也认识了很多晴朗的朋友。当晴朗听到没见过小Z的朋友问她：“你老公怎么样”的时候，她都会纠正TA们：“她不是我老公，是我女朋友。”

【关于P，Bi，脚踏两只船，嫁男人】

“不光是P，每个女的都有潜在的双性恋的可能性。”晴朗说。她也曾交过男朋友，但一直觉得女孩对自己的吸引力更强一些。

“什么使你更喜欢女孩？”“我觉得女孩子还是更注重感受上的东西，她真的能体会到你所体会的，情感上的交流更深刻一

我们不制造悲伤情绪
我们充满希望地短暂分离 我们积极地开心等待
我们彼此牵挂 我们一起快乐了难受了坚持了
于是
我们将得到上天的奖赏 永远在一起

——晴朗博客，2008年4月16日

些。也许女孩之间的这些行为在男人看来很可笑或不值一提。男的会想我挣很多钱就能让你幸福了，或者比如说好几点在哪儿接你，但他会没想到去了之后还要带个东西呀，打个电话告诉你我到了呀。这种细节和情感上的沟通，男人和女人有差异。”

“有些被‘掰弯’的拉拉，一部分可能是好奇，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真的很感动：这个女孩对我真好，等等，但过几年就会选择结婚。这类在LES里占了好大比例，所以说P都会嫁人，可能说的是这样的人。”

晴朗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有一个朋友，一个T，工作不顺利，打算出国。P工作各方面都挺顺利的。两人在一起七八年了，在T准备出国之前一直有一些小矛盾，还有过第三者，但都没分手。结果P上班后认识了一个男的，对她挺好，T和P都为这件事，包括两个人的未来矛盾、挣扎。但是P还是同时和两边交往着，两边也似乎都知道对方的存在。这种三人状态小半年后，P就跟T提出分手，理由是你出国，早晚都会分。在T那边，她的考虑是她出国是为给两个人更好的生活，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自己能留在国外工作，再把女孩接出去。这是个童话，实现起来很困难。最后T和P分了。但峰回路转的事儿在后面：P和那个男的好了没多久，又找了个女孩。”

“所以怎么解释呢，”晴朗颇有感慨地总结道，“她因为一个男人离开了一个女人，但最后没有留在那个男的身边。这样子就很难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可能是她当时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满，而那时恰恰有另一个人对她挺好，不管这另一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她都会去动心，行动。”

“我觉得T会担心——那是必然的；所以还是P怎么做的问题。P选择留下还是离开，那不好说是因为她是P或怎么，很多是跟个人性格、经历有关系。这种事儿挺多的，比如有些人是，女朋友没做什么，她自己莫名猜忌，恶化了关系。”

“其实脚踏两条船的事儿，事实上还是挺普遍的。我身边儿就有。基本就是同时跟女的也跟男的在一起。我觉得女孩子，不管是T还是P，都是感性动物，很可能被一句话、一件事儿感动。所以只要不是自己想从对方那里贪利或贪什么，我觉得都能

理解。因为脚踏两只船那个人，她可能比其他两个人都痛苦，她自己可能也无法抉择。”

【T能承担的不比你多多少】

“走拉拉这条路，首先是经济了，再一个是宽裕的社会环境。如果你是在政府机关，不论男女，有一种说法是‘一段稳定的婚姻是你在政府机关里往上走的必要条件’，我不止听一个人这么说过。你到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不做那些事，你就会受到非议。这些环境也是能否坚定选择拉拉这种生活方式的条件。”

晴朗有感而发，慢慢道来：“你不把自己定义成T的话，要走这条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理解T。我觉得T比P要难很多。P和T交往，如果还抱有那种和男人交往的心的话，觉得自己需要受保护或怎样，那两个人肯定是走不长的。因为她也是女孩，她再T也是女孩，她能承担的不比你多多少。你作为一个P，或者说柔弱的一方吧，你也要多想想如果我是男人的话，这件事我会怎么做她会开心；这样的话两个人能走更远。同样是女孩，你不能期待她去做男人能为你承担的事儿，她的心理状态就不是那样的。”

“生活里有需要扛一下的事儿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一定要多走一步，一定要自己先扛。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如果是男女的话，肯定是男人去解决；但两个女孩，不管这个人的角色是T还是P，都要自己先扛一下，实在不行再两个人商量，如果P总是依赖T为你解决事情，那走不通。”

我问到晴朗她和小Z是否将来有可能参与一些公开的、推动社会对同志认可的工作。她说也许有一天她可能会做，反倒是小Z绝不可能：“她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觉得一个人喜欢男人还是女的没区别，就是个想踏踏实实过小日子的人。”

“最喜欢的P的形象？”“我自己呀，那还用说！用我朋友们的话说，我既有P的形象，也有T的性格，不像一般女孩子那么爱计较，性格娇气。”

常喜 “做一个纯粹的、富于个性的真实的自己”

采访/兀兀

L=《les+》杂志 常=常喜

常喜，28岁，P偏不分。06年曾在天涯右岸文字贴过《一个P决定结婚的原因》。三年之后，常喜处于婚姻中两年，现居日本。

【两年婚姻：没有在乎，没有起伏】

L：看过你写的那篇关于结婚的自述，能不能说一下你当时生活的客观状况，年龄，工作，家里的想法等等。

常：决定要结婚是因为，当时一段付出了很多、颗粒无收的和女人的感情结束后，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对女人和女人之间大多数时候只能靠感情这种变量去维系一段关系的情感模式感到畏惧，决定要一份没有爱情参与的生活，来结束这种起伏动荡，获得平静和安宁。我是不太可能爱上男人的，那么选择婚姻，就是最好的关“禁闭”的方式。

L：家里当时有压力么？

常：没有任何压力。我的家人都知道我喜欢女人，也见过我以前的女朋友。虽然他们希望我和男人结婚，但是，一直和女人在一起，如果能过得好，也是不会反对的。

L：你先生是中国人？

常：对，中国人。

L：你们有孩子吗？

常：目前还没有。如果婚姻继续，又有生育能力，肯定会有。

L：你老公知道你以前喜欢女人么？

常：一开始不知道，但是在婚前，我选择了出柜。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清醒地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两个天天一起生活的人，有些事情是瞒不住的，不如早说开了。他也是在清楚地知道我喜欢女人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选择和我结婚。

L：他对婚姻的期待是什么呢？

常：这个问题要去问他。不要问我。

L：那么，两年里，你当初对婚姻的期待和目前的现实有出入么？

常：就像当初，对它没什么特别的期待一样，现在，也没什么特别的出入。

如果说当初，我希望透过这份婚姻构筑一段稳定、安分的关系，获得一种平和的生态方式，那么，这两年的婚姻，也的确如此。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之于我，更像一种相安无事的室友合租。但是，没有在乎，就没有起伏。两年间，甚至连架都不怎么吵，想吵也吵不起来，觉得算了，反正和一个并不那么上心的人，用不着计较那么多。所以，你看到最后，所有爱得要死要活的，都分道扬镳了；所有过日子混搭的，都白头携了老。目前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可能就是人在不同状态下，需求会有所变化。

L：现在你的需求起了变化？

常：确切地说，人的现状不同，需求就会有相应的变化。每个阶段，都渴望去补充当下缺失的东西。

【“爱或不爱都已经是一个人的事情”】

L：结婚之后有没有碰到过喜欢的女人？

常：有。还不止一个。

L：能不能讲一讲遇到过的女孩。

常：好。我讲讲最近的一个吧。她是我在语言学校的同班同学，韩国女生。美貌，明澈，聪明，极富才华。从我发现自己喜欢上她之后，就确认了自己对这份感情的控制能力。我知道，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间只有1年，我也知道，她是一个存在感强烈，追求者众多的女孩。我们之间，不可能构筑出长久、持续的亲密关系。但是，我可以负担的是，纯粹地，不计回报地，去欣赏、呵护一份美丽的存在。从纯粹的审美的角度。

因为她的日语程度比我高出很多，为了和她交流，我更加发奋、努力地学习，比一般人学习语言的速度快了很多。这就是，我从这份感情里，得到的最大，最为功利的收获。其次，我收获了她和她共度的很多美好而充满回忆的时刻。每当我从这段关系里感受到幸福和甜蜜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对自己说，要永久地保存住

这份感受，来抵御未来必将失去和离别的痛楚。

所有的爱都是会消失或结束的，所以，当下的我，爱或者不爱，都已经是一个人的事情。和炒股一样，会事先有一个收益预期判断。如果我觉得已经达到，或者接近这个预期值，就会懂得什么时候见好就收，甚至连表白都不会有。我非常享受，这段感情和关系里每一份温暖和甜蜜。如果结束，还有，下一段在前面可以继续。一直保持一颗感恩的心，是不会觉得自己欲求不满，饱受伤害的。

L：嗯。其余几段也是这么处理的吗？可以说是理性做底子的感性的释放吗？但如果将来有可以发展的一段感情出现在面前，会甘心继续让自己留在婚姻里？

常：之前的两段也是这么处理的。已经不是一个理性和感性的问题了，而是，因为，太了解，太透彻，和每一个人进行到哪个阶段，接下来是什么，全部了然于心。其实，人在爱情里的模式只有一种，只是在和不同的对象互动而已。所以，在一种相对熟悉的节奏下，人的把控能力会增强。

现在结束一段关系，心情低落不允许超过24小时，快速收手，迅速止损。关键是，是不是拥有一颗感恩的心，不管得到多少，得到多久，都感谢上天，让自己得到了那么多。我判断一段关系有没有价值，一是，在这个过程里，自己能不能给对方带来快乐。二是，自己透过这段经历，成长了多少，学会了什么。

我不能确定将来是不是一定会因为一段爱情脱离婚姻。我一直不肯相信爱情是可以天长地久的，我未必愿意去为一份激情冒那么大的风险。人是有惯性的。除了没有爱情出席，我觉得我的婚姻挺好的。如果有一天，我的婚姻结束，就像它的开始不是因为爱情一样：结束，也不会是因为和爱情有任何的瓜葛。

L：他知道婚后的这些事吗？

常：不知道。我会尽量，让大家日子过得舒服一些。

L：每一段和女人的经历，进行之中时，你会有道德上的负担或者说顾虑么？

常：没有。你知道，我是不允许自己生活得不好的人。我的生活哲学是，人要获得喜悦和宁静，就一定要喜欢、悦纳、接受自己。要给自己的每一个决定以足够多的心安理得的理由，让自己舒服，才能彻底地享受每一个当下和每一种状态。

【我愿意贴附这些标签】

L：那你现在会觉得你还是个拉拉或者P么？还是不重要。

常：事实上，我很少给自己所谓身份或角色的定义。我是很天然随性的一个人。

L：结婚前你交往的人，和你自己，你觉得可以用T/P来形容么？

常：按照国内目前对T/P划分的标准，我和以前交往的对象，都是可以清晰划分出来的。年轻刚出“江湖”的时候，我会标榜自己是逢P则T，逢T则P，男女不限，老幼咸宜，0、1不分……说笑了。OK，确切地说，我是P，或者P偏不分。

L：那你觉得P和双性恋等同么？对这些划分，标签你怎么看？比如基于这些划分，有一些说法常常能听见：当T和一个P在一起时，总会觉得她会不会仍然有可能喜欢男的，或者去结婚；相反，对T的坚定性的质疑却会少许多。

常：P和双性恋在我看来，不完全是同一回事。一个双性恋者，也许在她喜欢同性的这一部分里，她是P，但是一个P，却未必是双性恋者，对么？

对于T/P/H/Bi之类的“标签”，我的看法是，对于正在经历身份认同的中国拉拉来说，适当的角色划分和张贴标签，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自己。毕竟，即便同样是喜欢女人的女人，也是有很多特质和表征是各式各样的，可以按照一些同异性来归类。这就相当于，一个艺术家在开始创作的时候，先是模仿别人的作品，最后再形成自己的风格。

但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会摆脱对这些“标签”和所谓的依赖，只是做一个纯粹的，富于个性的真实的自己而已。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诞生出更多的分类和区分。

你说的T认为P会有可能喜欢男性，或者结婚——是因为T们自身，对自己能不能给一份LES亲密关系，给予类似于婚内关系的责任，没有自信。事实上，T也是女人，T的这种不自信源于社会的教化问题。比如东方文化从小就认为女人都是弱势的，而男人天生就要去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所以，一旦T们一方面将自己当作男人看待，渴望像男性一样去承担一些沉重的包括家庭的社会压力；遇到挫折时，T又会觉得我也是女人，凭什么要我一个人去付出、承受这么多？难免心理失衡。事实上，不管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如果一段关系足够好，我相信，丈夫或是妻子，T还是P，都是不会舍得离开的。

L：那在这种种阶段里，你觉得自己到了哪一步？和拉拉这个人群的距离有多大？比如说，会否觉得自己是纯粹的，真实的，富于个性的，不太依赖这些标签？

常：我还是蛮随性的一个人，所谓的理性，也是在即时服从自己当下的想法而已。目前，我愿意贴附这些标签。我是拉拉，还是P。我向来比较中庸，既然大家如此，我从众。

L：所谓的随性是指觉得自己可以把握自己，感情经历就尽量让它个人性？你喜欢上的女孩有认同自己是拉拉的么，还是不管对方是不是拉拉你都愿意去经历？

常：所谓的随性就是，人要随时随地地忠于自己，明晰取舍，选择没有对错，但责任自负。

我很少有刻意去寻找一个拉拉来做女友的经历。我喜欢生活中自然地相遇，自然地发展。所以，我遇到的，大部分不是Lesbian，会比较辛苦一些。

L：现在需要工作么？

常：目前打算念学位，没有工作的时间。

L：在日本会接触当地的拉拉圈子么？

常：我有一个自己的交往圈子，都是固定的熟悉的拉拉朋友。偶尔也去拉吧坐坐。这是我目前，满足自己对于女性情感需求的方式之一。

L：你现在的的生活状态可以让你接触比较多新朋友么？

常：很难。尤其是华人圈，是非常狭窄的一个交往层面。以往在国内，你的工作，背景和环境决定你是可以和哪一类固定人群来往相遇的，在北京，有很多我深爱的、想念的，有意思的朋友，但现在，要遇到彼此投契的人，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一个P决定结婚的原因

文/常喜

呵呵，这个题目，写得有些铿锵了。事实上，没那么坚硬。岁月把这盘棋带到了这个样子。这一步，局面是这样的。选择也由现在的状态决定。

在这里写字，是给自己一个总结。我今年25岁。从19岁第一次正式接触与女人的感情开始，六年了。这六年，要么单恋，要么暗恋，要么爱上异性恋者，要么爱上有家室的女人，要么爱上一个人她却出了国，有新环境新选择.....这里没有指责和抱怨的意思，情命由天定，总之，我想说的是我所经历的感情们都是破破烂烂的。

在25岁以前，爱情是我的全部。对很多女人来说，爱情都是她们的全部。女人是有情就饮水饱的，我也有过只要相亲相爱就可以跟着她过任何一种日子的念头。

对于LES，在十八、九岁到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结婚？为什么明明时代也没有那么大压力，环境也越来越宽松，但还要进入婚姻来委屈自己。那个时候，我们飞蛾扑火一样地追逐爱情，重于爱而役于情，最终被覆水难收的爱情拖得伤痕累累。

假设人生是一个和谐的生态链或木桶，我想说，爱情这一最短的木板已经制约了事业、学业、经济、发展等综合平衡的发展。一次次为爱情不计代价地付出，渴望回报，却屡投屡败，但是无怨无悔。因为，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年轻，还有大把大把的青春可以挥霍，而青春本身，不浪费也是要消耗的。

而现在，但凡有一点理性的人，也会明白，这样一年一年守望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对于LES，最尴尬的年龄其实是25到30岁。因为25岁以下尚年幼，没有任何压力，可以专注于爱情的追捕和享受。30岁以后，物质、经济、社会地位都有一定基础，精神世界里有很大的空缺去让人再度期待爱情的填充。但25到30岁，女人皮肤开始松弛，荷尔蒙分泌减少，雌性激素降低，一天比一天老。若是保养、打扮不当，很快就失去吸引力，在爱情世界中对伴侣的吸引力降低，在恋爱市场里也会渐渐处于下风。所以，很多人，喊出了“趁年轻‘卖’个好价钱”的戏语。

在25岁这个年龄，如果身边出现一个敦厚善良温和可靠的男人，他心甘情愿地娶你，给你一份安全温和的情感和婚姻生活，任何一个没有很好的同性恋情的女子，相信很难不动心。

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生是退而求其次的，人是越来越妥协，日子是越过越冷的。喜宝说，“我要很多很多的爱，假如没有很多很多的爱，就要很多很多的钱。假如连很多很多的钱

也没有，我要有健康。”这句话是很害了些人的。倒不是被这句话害了，而是这个人性的规律如此。既然不能有很好的爱情，那么为什么不求一份平静安稳的生活？既然已决意不要爱情，为什么还要继续找女人呢？如果要安稳，又有哪一个女人的感情比得上婚姻的法律效益和一个对你只要没有意外就会死心塌地的男人呢？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选择呢？

我一直觉得一切行尸走肉者都应该选择婚姻。婚姻是什么？一种生活方式，一个生活保障。一个降低生活成本，让生活质量得以提高的方式。丈夫是什么？一个利益共同体。一起搭伙过日子的伴侣。只要看着不讨厌，足够理由结婚了。由于没有水深火热的爱情，不会有牵肠挂肚的在乎。不会在意他是否半夜三点才回家，不会管他的衣领上是否有别的女人的口红。没有矛盾，也没有战争。就像没有什么必然的理由让你们在一起一样，也找不出什么明显的理由让你们分开。对于一具身体和心灵的某一部分都暂时麻木或死亡的“尸体”来说，婚姻如坟墓，正好是良好的收容所。对于那些来好心为我们收了“尸”的男人，我们也是应该心存感激之心的，嫁过去把太太当职业好好做。经营得当，日子也会过得波澜不惊。

当然，后路大家也都会想，万一有一天天雷动了地火.....这种“万一”谁都想过，到时候怎么办呢？可是，如果一个人连现在都过不了，又怎么会有将来呢？现在，怎么想得清楚将来的局势怎么变幻呢？世事如棋盘盘新。彼时的决定，只能在彼时做出，人生不过就是见招拆招么。

我唯一能看到的是，今时今刻，安稳和安全的婚姻是我的拯救。

我不愿再做一个爱情至上者，选择了红色的窗口破门而入。

而未来的走向，是由现在的选择决定的。一切要达到的地方，都必须通过现在走的路去走。

写下这些文字，只想提醒自己，若干年后，倘有任何变化，怨不得当初的选择。人其实是不管选择了哪一条路都会为没有选择另一条而遗憾，并假想那样会不会更好。纯属自讨苦吃。历史是不可假设的。把握好现在的选择，享受这份生活，有时候想得太多，不知所措。

人生如梦。希望今夜的梦，可以明亮一些。

而明日，是否会失眠都难说。

25岁，不得不承认，年龄给人压迫。



琳“真正的P都是一心一意跟着T的”

采访+文/兀兀

L=《les+》杂志

琳是1969年的，北京人。鉴是1981年的，北京人。去参加拉拉沙龙的时候，琳遇见了鉴。当时琳还在婚姻里，有一个六岁的男孩。两个人确定关系三个礼拜后，琳离婚了。今年10月底，两个人举办了一个半公开的婚礼。

LES+：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女孩的？

琳：喜欢女孩好像从小就有，我觉得我比她（鉴）还喜欢女孩。小时候我看到女孩有冲动——她都没有。

但那会就传统的么，所以就喜欢异性。我跟大多数（拉拉）一样，被男的伤了，就再也不想找男的了。之前的婚姻，在一起十年，伤害很大。我这次等于是被伤透了，才打算找女孩，找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确实挺喜欢女孩的。

LES+：跟女孩在一起更难吗？

琳：我没这么觉得。我从小比较我行我素，看着好像挺内向，但其实特别有个性，我自己说了什么，如果认定了的话，我会一直走下去，不会说遇到阻力不知道怎么办，或者不好意思。

如果没能力，衣食住行、思想行为都靠父母，就无法让家人认同你。不自立的人，半年一年不上班，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合适，总有借口；我一个月六百都会去，不会说在家待着。

如果只是喜欢女孩，负不起责任来，没成熟，很多事你会担负不起来，遇到事就会退缩，或者有很多很多的借口。我当时直接跟家里说：“我就跟她一起过，以后就这样的。”因为你的能力在那，他们也不会觉得你会为此不幸福，父母只希望你能幸福，生活有着落。

LES+：今年两个人考虑结婚的原因？

琳：互相有个交待，以后要稳定生活了。我不喜欢漂浮。两人住在一起，现在正在打算生小孩，准备明年怀孕，后年生。

【对T的若干意见】

LES+：有没有定位过自己是T还是P？

琳：那会儿没太想，但那会就想找一个……纯女孩，没想找T。我老觉得我要找她，太男性化了，那不跟找男的一样了嘛。第一

次知道T/P是从网上。去参加沙龙，人家就老跟我介绍T，特不习惯。她们也希望自己像个男的，我就不接受嘛。她（鉴）老往男的方面打扮我也不喜欢。她自己肯定是特别希望自己像男的。主要是跟她接触了，确实挺喜欢的，我觉得这就是缘分：再不接受的（类型），都分不开了。跟她在一起后，实际上我对其他的T还是不接受，还是看不习惯。而且我自己做起事来就像个男的，她反而更像女孩。所以对于我来说其实也不是男女、T/P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合适了，不管怎样都会走在一起。

“家里怎么分工？一开始就是磨合。开始时候，她觉得自己是男的，家务事都不做；现在知道你辛苦了，收拾家，洗衣服，她也做，挺好的。”

琳觉得虽然自己和鉴岁数差得大，但鉴提升得也挺快。鉴也承认琳教了她很多东西：做人诚实，说出口的话就要做到。反倒是琳觉得自己对鉴做人做事的方面“监督”得严了点儿。

琳说，T都是看哪朵花就哪朵好，可能T对P也有担心吧。不知道T是不是因为自尊心太强，或是太自卑。T从小被女孩追，容易有优势感；结婚年龄一到，人家都结婚走了，就有点儿落单的感觉，就……散德行（笑）。其实真正的P都是一心一意跟着T的。

鉴在一旁插嘴：“P都结婚去了。”

琳：真正跟着你走一辈子的，不会的。但T反倒不珍惜了还是怎么的。老T也多是，跟好几个好。看我们俩能走多远，就是个最好的例子，最后能是个什么结局。我是特别希望家庭安定、和谐。挣再多钱也是给家庭，家庭不和了什么都不会好。我俩为什么九月九重阳结婚，因为重阳登高，人生往高走，而且老年人的节日，寓意平稳。



关于P的非典型说明

文/梶子白

P在拉拉群体中，简直是一个黯淡的存在。大部分人，甚至是直人，已然清楚了解“T”的全称是“Tomboy”，且还算轻易地能在芸芸众生中辨认出那些头发或长或短，但气场十分坚硬的假小子们。至于P，绝大多数人能明明白白说清楚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Pure girl? Pussy? 外表女性化的女人？依附于T的女人？

语义的含糊，带来身份认知的模糊。更无从谈起个人权利的把握。于是，P在人们心中，便是一叶随波逐流的小舟，飘零无依，随时将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关于P最多的误解，是“她们总是要结婚的”，要不然则是“她们还能跟男人谈恋爱”。打着这重标签烙印，P在拉拉的群体中丧失了话语权，而在女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中也屈从配角一角，搞不好还是逼得T走投无路的反角。

案例1：翻脸如翻书的“扑克女”——《南希情史》之凯蒂篇

有人说：《南希情史》见证了一个姑娘如何被伪T忽悠勾引最后成长为一个帅T的辉煌历程。言辞间，极尽对主角南希的推崇，以及对伪T（其实算是P）的鄙夷。

南希从小在海边长大，性格率直质朴。一次看演出，无意中为台上风度翩翩的凯蒂倾倒，芳心尽许。凯蒂在今天看来就是个走穴演员，靠反串挣出位挣大米。然对不涉世事的南希来说，凯蒂代表着外面那个精彩世界。而凯蒂也不失时机投其所好，将南希忽悠得忘乎所以，收拾细软，便抛下父母同她私奔去了。

这出不知轻重的“夜奔”戏，有着一如既往的烂熟结局——南希在和凯蒂享受了一段美好时光之后，惊觉凯蒂不过将她视作备胎。她脚踏两只船，一面肩靠戏团老板找得长期饭票；一面和南希情话喃喃放纵肉欲之乐。典型看着碗里，吃着锅里。

这对纯真善良的南希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她美丽的梦破灭了。这冲动的姑娘一气之下，怀着两袖清风，毅然出走，落魄街头。

所幸南希最后遇到真爱，将她从苦海挽救于一线。从此过上平淡其乐融融的生活。

凯蒂，又是一P的典范：爱的时候死去活来，当真面临人生选择时，她便脚底抹油，奔安康大道去了，也不管他人死活。由于她们翻脸比翻书快，她们许下的诺言往往就如肥皂泡，美丽归美丽，一捅就破。于是有人便觉得：P是不值得信任的。巧言令色再光鲜，迟早她们会投奔男人去。

凭心而论，P的诱惑往来的多一些。女人、男人，每一种皆可因“爱”之名拿捏出一段不同人生。诱惑多了，自然心性不定，这是人之常情。就像八年抗战只有小米吃，那也心死了；解放后有大米也有小米可选择，自然是一顿大米享口舌之快，一顿小米调节口感。

在面临女人和男人的两难选择时，P容易选择男人。这是有着长期历史原因和复杂社会原因：

中国自古是男权社会，女人正名不容易，要在社会上立足脚跟更是波折丛丛。即便是当今社会，号称男女平等，职场多少潜规则仍暗示着，资源分配在性别问题上永远是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P面临面包和爱情的选择，选择面包是现实；选择爱情是理想。而理想主义容易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挫折。

此外，同性婚姻遥遥无期，社会对群体的认可又始终一波三折。P要做个选择，实在如赌一场人生棋局。一输，则满盘皆输。届时，生活无望，连爱情也一并失去。

然而，此路漫漫，却不是没有希望。P们常常哀叹现实太过残酷，其实应振作精神，凸显自我价值，抛弃依赖思想，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此，爱情和面包便不再是针尖对麦芒，也可皆大欢喜好结局。

就比如《南希情史》里，南希的真爱弗洛，外表是十足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生。性格却是坚忍敦厚，做陪读做女佣，却不忘日日和哥哥讨论共产理论。是外圆内方的理想主义者。她虽然生活清苦，却能自理，甚至还挑起一家重担。她和南希终成眷属，精神力量是关键。





案例2：优柔寡断的“钟摆女”——《Last Friend》之美知留篇

说起“钟摆女”，《蝴蝶》里何超仪试验的“阿蝶”一直是典型。这个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游移的P，导致一个T的出家，一个家庭的破碎。而在她，一切不过是自我认知付出的代价。好在她总算跨出最后一步，和小叶共享午后阳光的甜美。过去那些纷纷扰扰，在那一刻，似乎也值了。

而《Last Friend》里的美知留，却蠢到飞蛾扑火，不撞南墙不回头。一边是爱她疼她，两小相知的T；一边是阴郁残暴，人格缺损的男友。她却受虐上瘾，生生往火坑跳；自己跳了也罢，还连累……可险遭强暴威胁。

美知留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部分对P的偏见——愚蠢，游移，无主见。虽心地柔软，惹人怜爱；但因性格不自主，常常惹祸上身，甚至还牵连爱她的人。

然，这位集“P之可恶”之大成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P在探寻自我之路时，面临着更多的压力。想象这些向来甜美乖巧，向来对命运逆来顺受的女孩子，一旦萌发了点自我意识，便容易受到更多不相干的细枝末节干扰。

一朵在温室里的花，不比路边野花，若有心走出片隅之地，便是决心冒着更大的风险。

她们不是不爱的，但她们惯常的处世方法，并不适合这个艰复杂的世界。她们要为她们的爱情付出更多的代价。

但是，她们仍然选择去做了。就如美知留在历经波折之后，终于选择独自隐居小海港，将她的孩子抚养长大。一旦她们踏出去，就会比谁都更坚定。

这就是女人复杂而迷人之处。



案例3：随波逐流的“飘悠女”——《孤恋花》之五宝篇

有些P，也善良，也感性，也深情，却仍不敌命运戏弄，落得个荒凉结局。最经典例子，当属《孤恋花》里的五宝和云芳。

1940年代十里洋场的夜上海，绚烂多彩的上流社会，空气中充塞着浪漫与迷醉，一股末世的华丽与孤绝。云芳是当红头牌，风华绝代，不可一世。然她也清楚明白，人再红，不过是男人手里的玩物，命运究竟不自主。

五宝娟秀灵兮，然一介弱女子。被云芳从地霸手里救下身来，便随了她开始卖笑生涯。五宝声音清丽动人，犹如黄鹂低鸣，婉转动人。云芳逐渐爱上了这个可爱女孩。但两人都是场卖笑玩偶，若寻着好人家落嫁已是上好福分，哪还容许二心。

云芳和五宝印证了生命的颠簸流离。她们不是不爱，不是不敢爱，而是不能爱。

若云芳和五宝身处当代，命运是否会有所不同？电影里，云芳在解放后遇到酷似五宝的娟娟。然底层生活的压抑和落魄，到底扼杀了她俩的幸福。娟娟杀了人，被送进精神病院，从此两相隔，生命只剩下回忆。

命运是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波澜丛生。但我们今人，或多或少能把握些许片刻的留存。或短或长，它们总是你记忆的财富，烙印在你心底口，任谁也掠不走。若有机会，为什么不好好把握一下呢？世界再繁华，一过一场虚枉；幕落了，戏总有结束一天。可那爱的痕迹，一刹那，便是生生世世。

闹闹：同性情感更有动物性

采访/大头

L=《les+》杂志 闹=闹闹

女巫闹闹，在一个风很大的下午，接受les+杂志的采访，谈有关同性恋话题

L：你是大概什么时候知道有同性恋这个词的？

闹：很难有具体的时间……这么说吧，最早给我印象的一对同志是女孩子，我高一她们高三。你知道平时好多女生都手拉手，只有跟男朋友才十指紧扣，但她俩每天都这样（十指紧扣），双入双出，一起去厕所，一起吃饭，一起上学放学，任何时候。现在想来她们很显然是lesbian，只不过那时候你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去定义她们。大家只是明显知道她们不是一般的姐妹淘，更像恋人。我当时觉得有一点异样，但是并没有觉得不好，特别顺利地就接受了。

L：她们在学校里显眼吗？

闹：算吧，大家都知道那对天天黏在一起。

L：你觉得她们长得好看吗？

闹：典型的T和P啊，像漫画一样经典的一对，一个短头发，黑黑

瘦瘦，像小男生一样，一个白白的肉肉的，五官蛮细致，很中国很东方的一个女生。我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两个人蛮像教科书的，符合我们现在很了解这件事情（同志）以后，对女同志恋人的外型的表述。

L：你觉得周围的人对她们的态度也是跟你一样吗？

闹：那时候肯定没有人直接说：你们俩是女同志。没有那么开放，大家对这个事情也没有认知，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她们俩比一般的朋友更亲近，但是父母不会来干涉，我会觉得那是一种保护，爱情可以正常地滋长。如果你是跟一个男生恋爱，爸妈就会管你，跟女生就没事。

L：你那时候有男朋友吗？

闹：高三才有，高一没有。我潜意识里会羡慕那两个人，你知道女生和女生之间抚慰心灵的那种细节会特别多，两个女生互相的关心，跟一对男女情侣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我对她们是非常非常地羡慕。

L：你后来再什么时候接触到女同志？

闹：越来越多，呈星星燎原之势。这跟我的行业有很大的关系。我从小学音乐，长大了做媒体，除了短暂地待在互联网行业，几

乎我身边都充斥着男同志和女同志。

媒体，尤其是电视台的相关职位，比如说服装师、化妆师、造型师、发型师都是盛产同志的行业，特别多。

我不介意他们在我面前亲吻，但我不能跟gay一起去卫生间，不能讨论性生活。跟女生反而还好，就没事。我承认gay里面的“妹妹”是女人中的女人，我可以跟他们睡在一张床上，聊天啊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我基本上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卫生间，不能让他们看我洗澡，不太愿意跟她们谈论性生活。

L: 男人之间的性生活?

闹: 对对对，我不太愿意讨论。

L: 你跟女孩子之间呢?

闹: 谈论得很多，我想知道的我会问的。

二

L: 上次听你讲过，你在《城市画报》专栏里很多问答是关于同性感情的?

闹: 那个专栏是关于星座的，我会提到比如说水瓶男特别不喜欢双鱼男，或者是双鱼的女生特别容易是bi之类的。我没有讨好这个族群的意思，而是为他们说话的人特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是被漠视的。我一年大概24期杂志，可以回答60个问题，我分给她们10个不算多吧?可是极少有人这样去想，出现一两个，编辑就会来说，这好像有点多吧?但我自己的专栏我可以说了算的地方，我就会多回答一点。

L: 有没有什么星座是特别容易成为同性恋的?

闹: 双鱼。双鱼的GAY太多了，太明显了。因为这个命盘主宰老年，老年会反思很多事情，包括情感。双鱼座的男女同志确实是最多的，bi也是最多的。

L: 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性取向?

闹: 有。

L: 什么时候?

闹: 我生活中有两个女生比较特殊，有一个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们不是，但是我们太亲密了，我们尝试过蛮长时间生活在一起，她真是像姐姐、朋友、室友、长辈、事业搭档，如果没有我的话我

可能更怀疑我的性取向，因为你没有尝试过，没有被吸引过，怎么能说你自已不是?我反而是因为碰到了这个女生以后，才确定自己不是。我们很深入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她是一个很有质感的女同志。

还有另外一个女生，我满喜欢她的，我可以思念她跟思念一个异性一样，其实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很像恋爱的，只是没有发展和蔓延。首先没有条件，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其次在对方的认知里，我是一个标准的异性恋，如果插一脚，干点什么，伤害了我也伤害了她自己，让一个很美好互相思念的东西被打破。我也确实没有强大到明确那是爱，能追去她生活的地方找她，或是跟她说我爱上你了，也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我必须得承认，那段时间我对那个女人的感觉完全就像一个小女孩爱慕一个男人一样。

经过了这两个人之后，我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喜欢同性的潜质，一个人不要轻易地否定说自己一定不是，很多时候是你没有见到对的人，或者不够了解你自己。有时候你爱了一个男人20年，突然碰到一个女人，你就是喜欢她，这是生活中很美妙无法回避的一件事情。

L: 就说你(喜欢女生)的可能性也还是存在?

闹: 当然。但我也不是一个标准的很容易喜欢上女生的人，我不是。那两个女生是非常特殊的个体，我自己也会有意识地让这种感情不要再被放大了。诚实地说，我不会让自己的生活发生那么革命性的变化。

L: 你觉得第二个女孩子，你和她之间的感觉，跟和男朋友的感觉一样吗?

闹: 开始还蛮像的。我是把她当成一个异性来喜欢的，只是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亲密的身体关系。有一次我出差，在香港机场道别，她抱了我一下。我感觉跟我所有朋友都不一样，就非常像一个爱着某人的小女孩。在一段时间里，我不可能跟别人分享一件事，只会问我最相信的一两个朋友，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我很甜蜜地说起这个人，这可能都是恋爱的前期。她是唯一的一个，如果没有她我可能会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同性恋的倾向。

我们有无数的共同话题，我们在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行业，我喜欢带种的人，无论男女，出事的时候她会扛，不推给别人，她很心疼她的艺人，处理事情非常细腻，无论作为一个人无论作为一个媒体人，都很优秀。性格样子也都是我喜欢的。

L: 你们没有发展下去和你们在异地有关系吗?

闹: 我觉得是喜欢不够多。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那么刚好天时地利, 比方说我会常常在这样的一个下午想, 她现在正在干吗? 但可能两个礼拜以后就过去了, 被其他的琐事或者忙碌所代替, 那个喜欢没有强大到一定要去找她, 一定要让这个事情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这个。

后来我们还有见面, 但那种感情已经淡了, 我可能没办法去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反正她是我的菜, 我就是对她有荷尔蒙的化学反应, 只是没有被放大, 就过去了。

L: 那你为什么会那么确信自己更喜欢男生, 更是一个异性恋?

闹: 我觉得跟男性会碰撞出来一些东西来, 那是跟女性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的, 可能大家都会有, 只是看你有多介意。对于我来说, 我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一个异性恋, 就是对于我和异性之间碰撞出来的东西是非常享受的。

给你举一个例子, 我和前面提到的第一个女性朋友在大理, 我们四个人一起在大理, 赶上火把节, 你知道他们那种习俗, 火把节完了以后, 一定要拿东西喷你全身, 那时候已经很晚了, 我有点发低烧, 想找碗面吃, 那些人就乱喷, 把我喷哭了。刚弄干净出去又有人冲到面前要来喷, 我那个朋友就拿了一个大概这么长的小棍子赶他们, 说你敢! 然后她说, 闹闹, 我保护你。你觉得她就是一个小孩。

我后来想起这件事来, 是有一次我在上海, 下飞机的时候让别人给撞倒了, 我当时的男朋友一把就把我抱起来, 然后冲过去。那是一个男人会给你的保护。这两件事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也确实都震慑了对方, 对方也都没有伤害我。我不认为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 可是你就是对第一个充满了感动, 以及你要照顾这个小孩, 第二个你马上就小鸟依人想要被他保护。

三

L: 你怎么看同性之间的感情, 和异性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闹: 我觉得同性之间比异性之间要单纯, 感情相对都是直接透明的。所以有时候我跟朋友讲, 为什么后来更喜欢GAY或者是lesbian, 老实说GAY更多一点, 就是因为很简单。他/她们对于感情更动物性, 但是这个动物性并不是贬义, 他/她们更能让感情还原到更简单原始的样子。

L: 你觉得是不是因为同性感情和婚姻没有关系, 因为婚姻更多的是经济关系。

闹: 也不一定, 我认识很多同性的爱人在一起很久了, 比如说两个女生, 都会想共同存一笔钱, 买房子, 收养一个孩子, 会想要结婚, 其实随着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 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的。

但同性之间还是比较简单, 喜欢就在一起, 不喜欢就算了, 这就是我说的动物性, 我一直这么看。实际上男人之间的情感也是更动物性一些。

你看吧, 特别逗。异性恋跟你抱怨的时候特别复杂, 他妈不许我养狗啊, 他妈给他弟弟一千, 给我五百啊, 结婚的时候他给前妻买一个五克拉的, 给我买一克拉的。GAY跟lesbian的抱怨都不是这样的, 妈的丫不愿跟我上床, 就特别简单。

L: 但是同志的感情也有复杂的地方, 也不一定就很清晰。

闹: 对对对, 现在很多小孩我不大轻易地把她/他当成一个同性恋, 我觉得她们有一种特性叫做取暖性, 或者依附性, 这个是高于一切的, 你明白吗? 如果真有一个男的, 每个月一千, 一个女的, 每个月挣一万, 跟着挣一万的可以住在高级公寓里, 每天去吃西餐, 我就喜欢女的。如果反过来, 我就喜欢男的。因为社会太现实了。尤其是女生, 男生可能还少一点, 取暖性和依附性是高于性取向的。

L: 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闹: 很多, 太多了。你知道我做这个行业, 有很多小歌手, 跟着某个大姐大的小女孩, 很漂亮, 腿很长, 让女人充满欲望, 可是她是lesbian吗? 我不认为是, 我觉得她只是泡不上一个男人去包养她, 有女人愿意包养她就跟着, 给你锦衣玉食, 给你买一辆跑车, 你开去吧。这种事情我见惯不惯了。一张信用卡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取向。

L: 不过这也充分证明了一个人的性取向不是太大的问题。

闹: 性取向的问题从来没有变过, 对你我, 对自我很清楚的人来说, 性取向从来没有变过, 但是很多小孩为了改变命运, 不惜任何代价, 有一张信用卡才是最重要的。

L: 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小的。

闹: 对, 漂亮的女生。

L: 这个倒是比较新的事情, 因为以前的话通常大家听说的都是异性包养。你对她们有判断吗? 有褒贬吗?

闹: 没有, 我觉得存在就是合理的。这个世界本来就光怪陆离, 我也许有自己的看法, 只是不愿意浪费更多的时间去评价别人。

L: 现在还有一个现象, 年轻人当中, 尤其媒体这个行业大家接受度都很高了, 但是真正出柜的人很少, 我所谓出柜是两种, 一是对公众, 另外就是对父母。

闹: 对父母出柜是最少的。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在这个问题上曾经痛不欲生, 因为他很爱他的男朋友, 他们好了七年, 经济条件也很好, 准备结婚, 就是因为男方之一的妈妈完全不喜欢, 所以就很痛苦。我真的蛮同情他们, 所以很希望能够说服更多人接受这件事情, 有一天我问我妈, 当时花了很长时间铺垫, 说你看谁谁谁也是, 你喜欢的歌手谁谁也是, 人家也很幸福很稳定, 也不是乱来得艾滋病, 说到最后我妈的反应是, “行, 我接受, 别人都行, 你就不行, 如果你是我就去死!”

你知道吗, 这代表了很多爸爸妈妈的态度。我们这一代人受了很好的教育, 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 可以接受的事情越来越多, 但是社会的进步不是以我们为标准的, 而是我们父母这一代人, 他们什么时候真的可以接受我的女儿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 那么我觉得这是进步。

L: 那社会公众的认同呢?

闹: 我赞同情人节同志出来像游行一样的活动, 那是有象征意义的, 是行为艺术, 这一定是对的, 但是有很多小孩是乱来, 包括公共场合做爱这一种。很大程度上你觉得那没有思想的内涵或者外延, 就是乱搞一下。

L: 但如果是一个异性恋的小孩在公共场合做爱?

闹: 我觉得男的和男的, 男的和女的, 女的和女的, 都不应该乱来, 在很小的时候乱来。

L: 但我们也知道一些名人, 她们分明就是拉拉, 但是仍然不会向公众出柜。

闹: 可惜我不是, 否则我一定愿意, 真的, 可惜我不是。

L: 你能承受你妈的压力吗?

闹: 我觉得这个痛苦要么是永恒的, 要么决裂一次。如果我真的下定决心跟你好了, 确定你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这一辈子肯定要在一起了, 我一定跟我父母好好谈, 无论如何都会让他们接受的, 我不能生活在那种巨大的欺骗下面。别人接受不接受我不管, 你是我妈, 这是我爱人, 你们俩必须得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游离周白国

摄影/穆静 模特/佳杰 化妆师/杨漾
文+编辑/MIKO

“她”

在音乐片段中 有些散落，有些不同，
阳光中，思绪在哪处？

还不懂 这一秒钟

怎么举动；怎么好好地和谁牵手

那寂寞有些许不同





生活过分分激动，没什么我们已经以为能够把握
而不再觉得失去是舍不得，
当然，我可以爱她，也同样可以爱他。

可以变成他也可以更像她。

有时候只愿意听一首歌

SEL:
MUSIC
selumusic.com



“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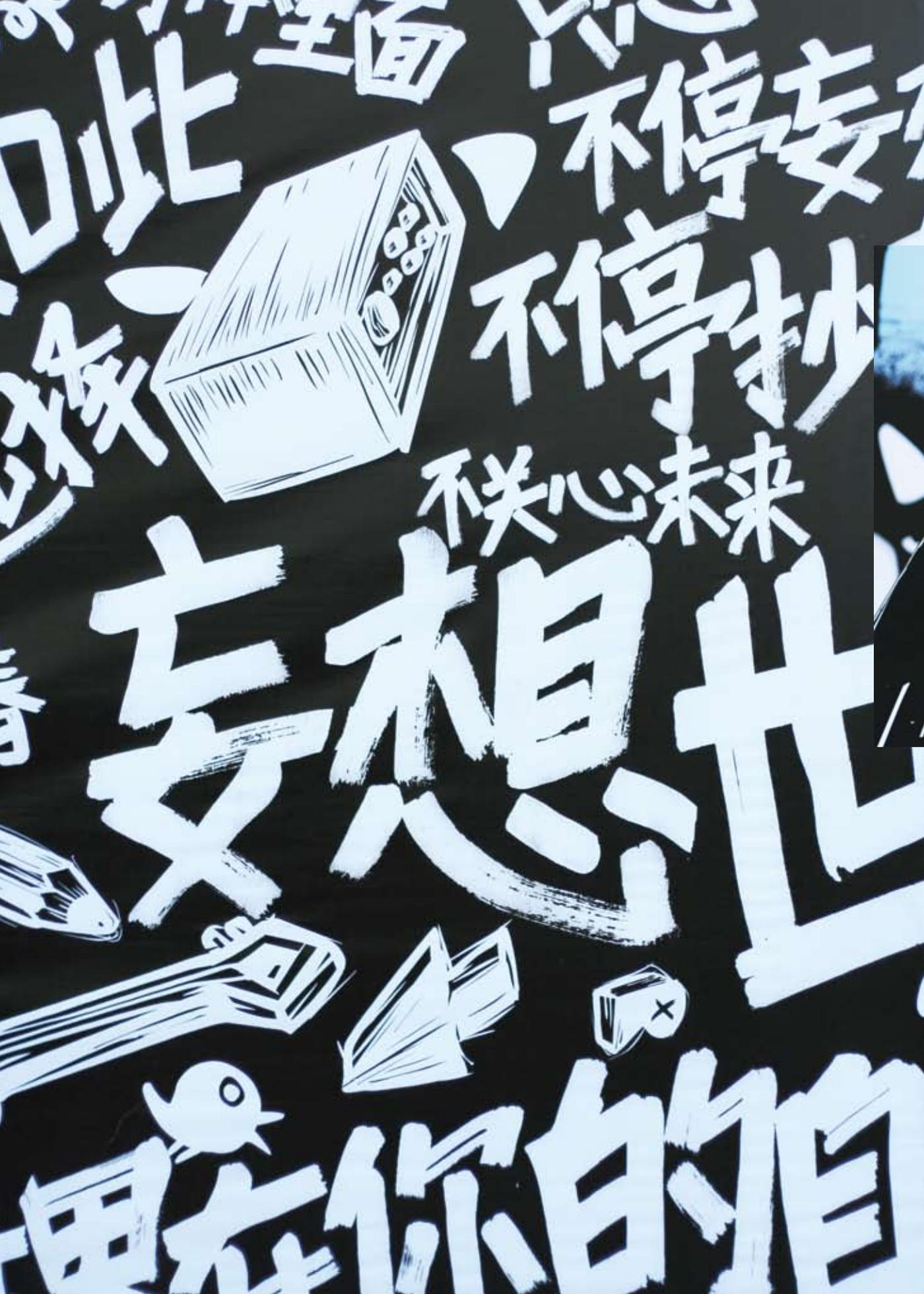
在所有人
事已非的景色里
我最喜欢你

“她”

请停住 这一秒钟

怎么举动 怎么好好和你过
那寂寞有些许不同





此

生面

不停妄



不停抄

不关心未来

妄想世界



更在你自己的



“他”

你知道

你曾经让人被爱并且经过

毕竟是有着怯怯但能给的沉默

在所有不被想起的快乐里



经过了么？改变了罢！
这样的天可以是何等大

你的孤单，我的

顺其自然以后

最喜欢你

而我明白觉得失去

她

眼光有你的方向
，再也不会遗憾

是舍不得



”

四处张望，
我明白是要和你走一段
眼光流转着风光
回头张望，
你不见你，我最喜欢你？
我不再觉得！





“他”

一群人的世界

编辑/姑娘

人类学视野里的 同性恋文化

编译/兀兀

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后，围绕性、性别、性经验等等有关性的一切的讨论出现了两个大方向，一为先前的本质主义，一为建构主义。本质主义一派，比如一些生理学、心理学学派，总在试图找出性倾向或者性别角色反常/天然的生理、心理基础，要么想证明其“反自然”属性，要么为了证明同性倾向是人的自然本性。用建构主义的方式看待性/性别的问题（最为人们熟知的建构主义的秉持者就是福柯、朱迪斯·巴特勒了），大致说来更强调权力、历史、社会制度、文化等各种因素如何影响、塑造人们在性方面的观念、行为；认为光是生理因素无法自洽自足地解释这些。我们在性、两性关系等等方面的感受常常是个人性的，至少是私密的，但建构主义让我们看到个人也许“无往不在人类文明之枷锁之中”。人类学在这场讨论中的角色，或者说最有优势的角色，是通过异文化的解读来让我们更深地领会自身社会文化的特点，突破视野的局限。就同志问题而言，看看别人的社会，也许我们至少会发现：同性恋并不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反而同志身份政治运动倒是）；它也不一定在所有文化中都是边缘和异端；同性恋也不一定全基于爱情；同志的身份、同性性行为、性别角色这些概念并不一定会同时出现……简言之，“同性恋”、“同志”、“拉拉”这些词不一定到哪儿都适用……地球很大，我们很小！

故事一

种薯蓣，种男孩

南太平洋西部的巴布新几内亚国有一个叫做Kolepom的岛，岛上的居民被称作Kimam人。1960年到1962年间，有个叫做Serpenti的人类学家在这里研究男性之间被仪式化了的同性性行为。在Kimam人的信念里（这种信仰也流行于很多马来西亚群落），食物和性别有关，因此和食物有关的活动有性别分工，女性只负责采集种子，只有男人才有权力学习种植技巧，或者掌握提高作物繁殖能力的魔法。有这些本领的都是成年男性，未成年男性被认为既缺乏技巧，也不懂魔法，所以只能种种没有魔力的白薯和木薯。只有薯蓣才被认为是具有魔力的植物，在仪式上被使用。

Kimam人关于薯蓣的起源神话是这样的：有一个女人生了个只有一只胳膊一条腿的小孩，小孩要求女人把自己竖起来埋掉，过了一段时间，坟墓被打开时，小孩变成了薯蓣。据说最早的这个薯蓣的表皮部分被几个村庄分吃了，只有薯蓣最里面的部分属于Serpenti做田野研究的那个村庄。薯蓣和死亡紧密相连。Serpenti所在的那个村庄被认为是死者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旅程的起点。Kimam人认为薯蓣是在女性灵魂的协助下，男人用魔力种植出来的孩子（女性灵魂同样受男性魔力的控制）。虽然女性种了第一个薯蓣，但男性声称薯蓣和女性后来就水火不相容了。平时村庄里的女的不吃薯蓣，她们害怕薯蓣的魔力会伤害她们。在薯蓣魔力起效的一段时间，男女之间也不允许有性行为发生。所以薯蓣在这个村庄里显示了男/女之别，成年/未成年男性的区别，它还是性和死亡的象征。

这种魔力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永恒的，而是会增强或减弱，搞不好还会消失——因此需要通过人的掌控来使之代代相继。在仪式上，成年男性将种植薯蓣的魔力传授给未成年男性。此外另一个传授魔力的渠道就是性了。成年男性在仪式的最后授精给年轻的、没有魔力的未成年男孩，来使男孩学习如何种植薯蓣，和变成男人的魔法。他们相信其他村庄会对自己村庄的繁殖力量进行破坏，于是在殉葬仪式上，两个村庄会通过送给对方含有本村魔力的薯蓣来“攻击”对方，同时在仪式上分别进行两代男性之间的“播种”，比一比谁的魔力更厉害。已故的男性这时必须和活着的男性通力合作，来保证整个村庄的安全。

其实，Kimam人里的男男同性性行为和我们目力所及的现代中国或欧美社会如何理解这种行为极其不同：这里的同性性行为不是为了个人的性自由、性解放（甚至很多时候是没得选，被迫进行的），在他们的世界观系统中，这是为了使整个村庄永远生存下去。在这里，出于个人的情欲追求，只和同性发生关系的比率并不高。Kimam人的社会，以及马来西亚的仪式化同性性行为的群落的存在，颠覆了很多现代关于性行为、性倾向、性别角色之间的概念关联：性倾向是第一位的，决定了一个人的性行为和扮演的性别角色。

故事二

莱索托的“Mummies”和“Babies”

莱索托王国在非洲南部，Judith Gay，一位英国的人类学女博士，1980年代在这里研究青春期的女孩和年轻女性之间一种制度化的、被称作“mummy-baby”的关系。在莱索托的巴索托族，这种关系最为显著。在现代式学校里就读的年轻女孩会和比她们稍微大些的女人有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而保持性的亲密是这种关系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Judith Gay和之前对此有过研究的人类学家发现，这个现象最早开始于1950年代，越是西方现代式教育的学校，发生得越多，连当事人自己都用英文的“mummy-baby”称呼这种关系。

看似“现代化”的关系，却植根于莱索托特殊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莱索托是南非共和国境内的“国中国”，这里有大约一半的成年男性在南非共和国打工，而女性受南非共和国移民条例的管制，只能留在国内，成为没父亲的女儿，没兄弟的姐妹，或者是没丈夫的妻子，没儿子的母亲。经济上，女性只能依赖男性，流动劳工制度又导致婚姻关系不稳定，还导致通奸、弃偶、离异等等现象。许多孩子的出生和婚前/外怀孕有关。为了上学，或者帮助其他亲戚看孩子、干家务，很多孩子未成年时就离开家庭，寄养在别处；而对女孩子来说，等到结了婚，丈夫出外打工，又必须独自面对婆婆、邻居等新的生活环境，更不必说还得在新环境里找到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再加上未成年的女孩和男孩之间的性接触不被允许、更会导致怀孕的危险——因此，mummy-baby关系不仅在结婚前给这些年轻女孩以情感支持，也是她们来到新的环境时发展起独立的人际网络的途径。

Mummy-baby关系的开始很简单，通常是一个女孩问另一个是否愿意做她的mummy或者baby，对象可以是新同学，姐姐的朋友，或者任何一个“迷人”的女性。她们看重情感上的联系胜过物质上的考虑。通常，一个mummy可以有几个baby，但一个baby一般只有一个mummy。但有时候这条规则也不是非遵守不可。一般是mummy主动提出“约会”，赠送小礼物给baby。这些也并不是公开进行，当地仍然有宗教的约束，也有一些成年人指责。但同样重要的事实是，莱索托的风俗并不否认女性性欲的存在，当地有拉长小阴唇的风俗；在古老的成年礼仪式上，也有成年女性给年幼女性“上课”，教导婚后如何在性生活方面获得满足。mummy对baby的责任里就包含了性教育。在莱索托，谈论性是禁忌，未成年女孩不可能从生母那里学到这些；她们的mummy担任了这一角色。所以也许可以说，mummy-baby关系如果不是从这些传统中来的，至少也是填补了古老习俗中断带来的空白。

Mummy和baby将她们的亲密关系建立在感情的投入上。同一个mummy的几个baby之间会争风吃醋；；她们用“爱”、



图中国莱索托（Lesotho）

“浪漫”等字眼解释这种关系。有一位女孩对Judith Gay回忆，当她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在她的村子里，是她好多年前的mummy第一个跑过来送给她小孩衣服和各种产妇需要的物品。

Mummy和baby之间身体的接触程度不同，有的只是亲亲嘴，在黑暗中拥抱，却接受圣经的看法，认为mummy和baby绝不可能做爱；但也有些未婚的、更年轻的mummy或baby承认做爱肯定会发生。而当年害羞的女博士Judith Gay没好意思继续追问下去。

如果按现代对同性恋的理解，莱索托的mummy-baby关系最多只算是境遇性同性恋，当地男性缺乏，女孩之间的身体接触说不定也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很多女孩一旦等丈夫可以定期回家，就放弃了这种关系。然而在她们的社会里，这一切的发生却是自然的，可以解释的，同时也有着复杂的根脉，需要一套很不同的“语言”来定义。

在另一些没有阶级的社会中，在童年和青春期，由于性别隔离，女女同性关系也常发生。在非洲的达荷美（Dahomey）人中，青春期的女孩在为婚姻做准备时会去“启蒙学校”，在这里，知识的获得是通过“实战演练”：女孩得当着其他人的面和另一个女孩做“运动”来增厚阴部，目的是为了保证她们婚后面对性欲的刺激时能积极响应。

在更为平等的社会，比如纳米比亚的!Kung人社会中，在和异性接触之前，女孩一般会先和同性玩性爱游戏。同样，在澳大利亚原住民中，青春期的性爱游戏也是被社会承认的，甚至它本身就是文化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亲属系统本身就可“消化”这种行为。很多女孩通过和姑姑或舅舅的女儿（也就是和不同姓的表姐妹）发生性关系来玩耍兼学习，再过几年，这个女孩就会嫁给自己姑姑或舅舅的儿子，她婚前的女朋友也就成了她婚后的嫂子或小姨子。如果结了婚，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女性之间也可以有女女关系，甚至可以是仪式的组成部分，当地叫做Kityili-Kityili，猜猜是啥意思。



祖尼人里的Berdache



北美印第安部落苏尼人中的Berdache



北美印第安部落纳瓦霍人中的Berdache "Kinipai"



最早被拍到的Berdache (约1854-1929)

“Berdache有两个灵魂，一个是男人的，一个是女人的，合起来成为一个灵魂，那就是我。”

故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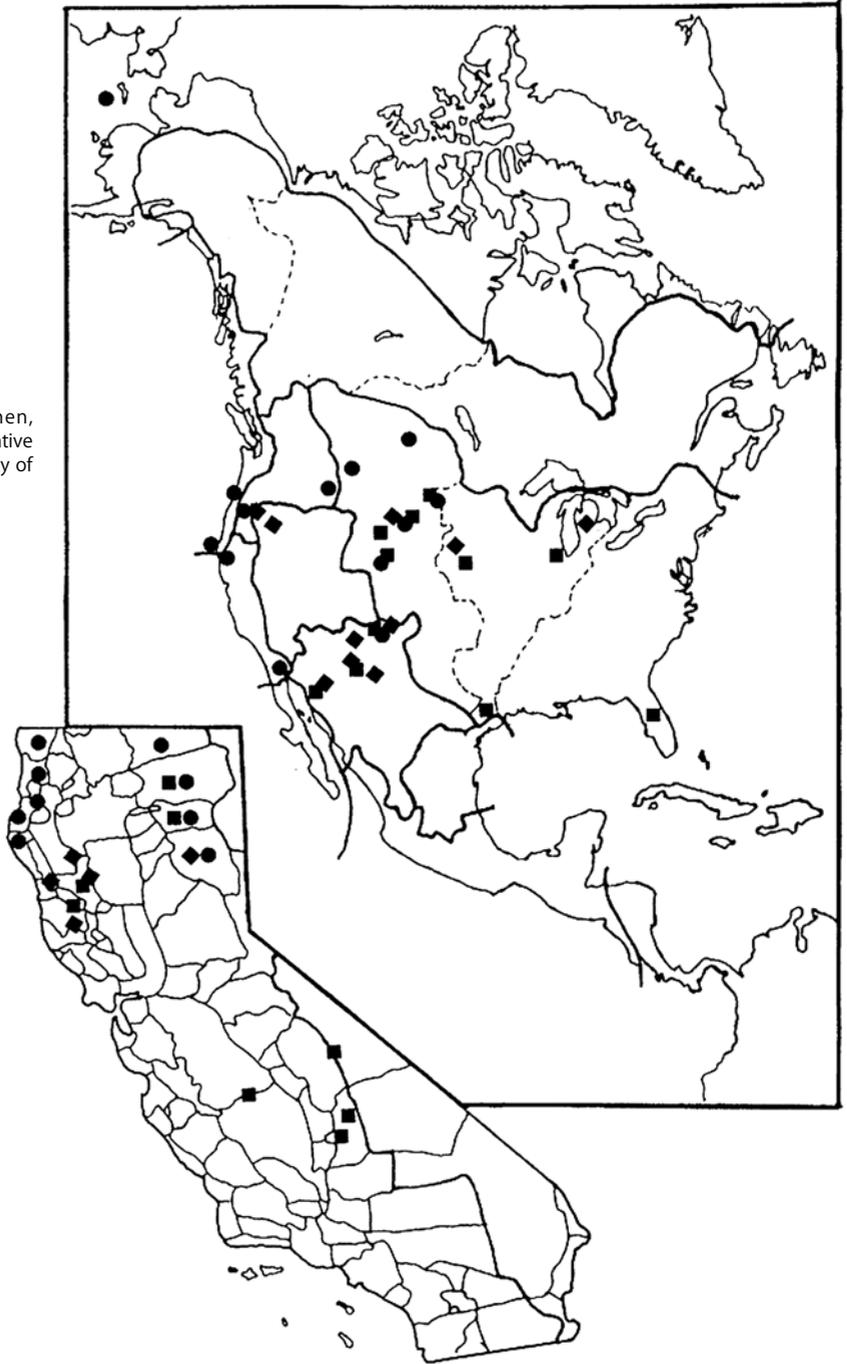
声名远播的Berdache

Berdache，指的是北美印第安部落里的一种性别角色，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或者说既不是男人又不是女人。近代史上，经过最早的西班牙、法国殖民时期传教士、大使，和陆续到来的人类学家、性学家的研究和传播，这个群体可谓“大名鼎鼎”，有各种不同的词语命名他们：北美印第安男同性恋、第三性、拥有两个灵魂的人、超（级）女（人）的男人……不同的印第安部落有自己的词汇称呼这种人，几乎每一个印第安部落都有一些berdache存在。

殖民者的西方文化在这块土地上成为主流文化价值观之后，很多印第安人接受了西方教育，传统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逐渐破碎，Berdache在“恐同”价值观下逐渐沦为被嘲笑的对象。年迈的berdache逐渐离开人世，很多学者报告说北美印第安人中的berdache已经消失。但上了年纪的印第安人仍然十分尊敬berdache，而据一些人类学家的实地考察，直到1980年代，在一些坚守传统的印第安部落（比如北部平原的拉克塔斯部落）中，仍然有berdache存在。当代的berdache已经吸纳了西方同性恋文化中的成分，也许这可以帮助他们保存作为印第安人的身份，但老一辈的印第安人中有些认为这些年轻的berdache“没有灵魂”。

在拉克塔斯部落，berdache的本地称呼是“winkte”，意思是“不同的”。他们被认为是不同于男人或女人的第三种人，因为这个原因，winkte在部落里非常受尊敬，被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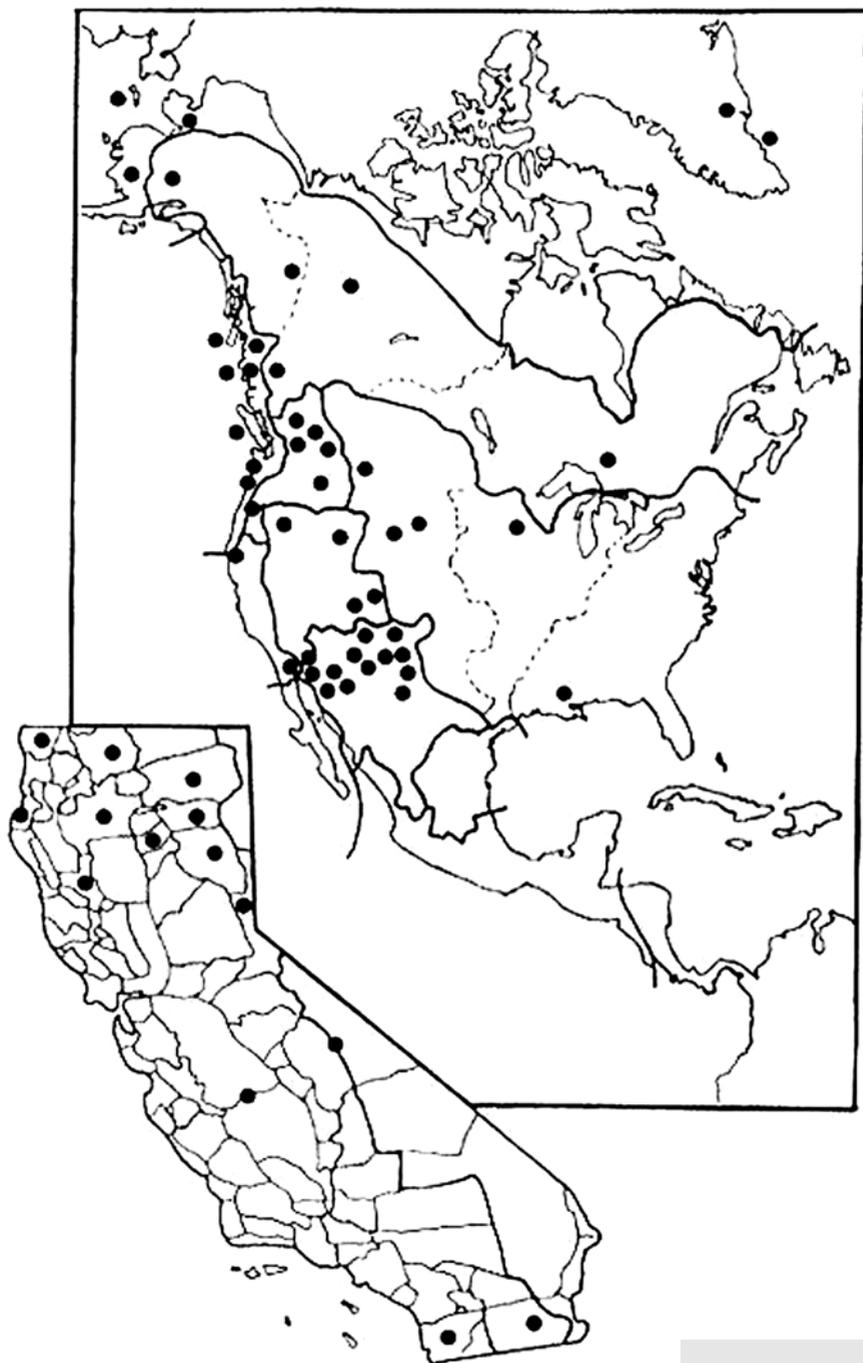
存在Berdache的北美部落分布图
(图片来自Lang, Sabine: Men As Women,
Women As Men : Changing Gender in Native
American Cultures. Austin, Te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8)



是天赋异禀的圣人。拉克塔斯人相信他们的winkte是先知，也是神医，会带着自己的小孩来请这些 winkte取名。部落里如果有人死去，也是winke第一个到场，帮忙负责葬礼和仪式。

Winkte生理上是男性，但他们说话、行为举止上像女人，尤其在仪式上，他们会像女人一样穿着和跳舞；但平时大部分时间他们仍然穿男人衣服。winkte很少和女的结婚，有的虽然会和女的结婚、生孩子，但仍然坚持他们的winkte角色。因为他们相信那是来自灵魂的使命。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男同性恋”，在他们的头脑中，白人社会的男同性恋是两个“很男人”的男人像夫妻那样住在一块。一些winkte会有男性情人（必须是“很男人”的男人），或者给部落首领当“老婆”，社会阶层较高的winkte也会有很多“丈夫”。这一切都被部落所接受，winkte 结婚时有公开的婚礼仪式。但部落不希望白人知道这些，因为担心白人会指责他们。

一个人怎么变成berdache的，方式不一定相同，有一些berdache出生在兄弟姐妹很多的大家庭，他们小时候也许就倾向于“扮演”女孩，他们的家长如果留意到这一点，会觉得这是天生的：他们相信这个孩子从小就有一个berdache的灵魂。等他们大一些，他们会梦见暗示女性角色的事件或物品，比如一些做针线活的器具；或者看见异象，比如有一个berdache看到一个留着长发、穿戴华丽的人站在他床旁边，当他问这个人男是女，这个人说：“都是”，并告诉他，自己的灵魂会永远陪伴他。醒来后，他就告诉家长，家长继而告诉部落首领，在成年礼仪式上，他就会得到整个部落赋予他的女性性别，成为一个berdache。部落的人会觉得这户人家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家有一个神一样的人。如果有人取笑berdache，大家相信会有厄运降临在取笑者身上。



女性会扮演男性角色的
北美地区分布图

重阴交感

女同性恋家庭想要孩子一定得借助人工授精吗？这则来自百年前的逸闻给了我们一点儿启发——生孩子或许也可以完全用不着男人，古人给了它一个颇为视觉化的名字——“重阴交感”。

清代笔记小说《萤窗异草》中有一则名为《胎异》的小说，记载了粤东一带某大户人家的女儿未婚先孕的案子。该女本来大婚在望，忽然有了怀孕征兆，不久之后还真产下一子，丑闻啊！自然是夫家闹着退婚，古代父母都狠心，动不动就要弄死败坏门风的闺女，结果事情闹到县衙门，女孩哭着喊冤枉，官老爷也一筹莫展，这么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终年只有一位女伴陪伴的大姑娘上哪怀的孕呢？

恰逢一高级官员出差路过该地，还是级别高的领导有方法，他先让人为姑娘验身，属下都偷笑：哪听说生了孩子还是大姑娘的呢！但领导坚持，结果，居然是处女一个，如假包换。

领导沉吟良久，又问，胎儿可有异常？对方回答：“向曾视之，虽无生气，具体亦人；但四肢百体，空空然如蝉之蜕，若革之囊，一似全无骨肉者，惟此为疑耳。”也就是说，不仅是死胎，还是怪胎一个。

关键时刻，地方官员和中央领导的区别就显露了出来，这位高层四处公干，见多识广，他叹息一声道，差点杀错了人家孩子啊！诸位有所不知，这位姑娘和闺中好友常年同居，“重阴交感”之象也。“接着他便抛出了一个曾经处理过的类似的陈年旧案。

原来，“盖女年已长，情事渐知，私与女伴效其状。虽两雌无异，而真气流通，因亦有孕。第无云雨之私，究非因缱之正，遂令硕果虽给，宛同钻核之李……”

不过我对这则逸闻有点怀疑。还记得上期介绍的“遗气成孕”吗？讲的是元、明时出现的几个案例，也是二女效仿男女姿态做爱，结果一方怀孕，不同的是，其原因是一方在之前不久刚与男人交合，古人太不讲卫生，结果男人遗下的精液导致了二女中被动的一方受孕。

就此看来，《胎异》中始终处于失语状态的那位始作俑者，说不定就如此地“不讲卫生”。来着……而精子的不足则导致了胎儿的变异。当然，我们更愿意相信“重阴交感”现象是存在的，若果真如此，各位要小心了，不要孩子的，注意你的姿势！

本期《蕾丝词典》附赠实用信息一则：

女变男的四大“旁门”绝技（模仿请慎重）

相较于男变女，古人更乐意看见自家闺女突变为男子，赔钱货忽然变成了壮劳力，简直跟中了彩票的意义差不多。而古人通常将这种变化归结为某种良性理由，比如孝顺、母亲守节等，于是神灵为了奖励他们，就“恩赐”了一个充满着神力的奇迹般的“变性手术”……

二 闻雷

俗话说，“莫装逼，装逼遭雷劈”，但雷劈或许也能成为“激光无痛变性手术”。

《述异记》卷三：“东明县居民陈氏兄弟二人俱无嗣，生女共九人。其第九女于康熙三十八年冬出嫁，至三十九年六月，闻雷，因内逼，往后园出恭。归室中，俄雷震一声，已变为男子。”

上趟厕所，回来就被雷劈成了男的……无论如何，此生也攒不够手术费但又实在想变的同志或许可以冒险一试，祝你好运。

当时的月亮——《蕾丝辞典》古代部分（五）

编撰手绢

【心理】

二形人

两性人。这个名词在古代并不存在，他们在古时称呼为“二形”、“二形人”、“阴阳人”，这是中性词，带有贬义的则为我们熟悉的“人妖”。但与今天不同的是，我国古代“人妖”一词所指宽泛，指任何生理畸形以及社会行为反常的人，“二形人”只是其中一种。

比起当今关于两性人的严肃态度，古时记载可是生猛鲜活，酣畅淋漓，古人以文言寥寥数字描写得细致精微、栩栩如生，什么男变女，女变男，时男时女，男女通吃，活生生一部古代社会新闻的合集，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口沫横飞的八卦嘴脸。

男变女先不管，女变男留在后面说，仅摘录几则时男时女的记载供大家学习。

《重刊补注洗冤录集证》卷一中有一条类似法医鉴定的记载：“吴县民马允升妻王氏与金三观妻周四姐奸宿一案。验讯周四姐产门内从小生有软肉桩一条，与丈夫交媾并不碍碍。肉桩举发即通出，长有三寸，粗如大指，可与妇人通奸。”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八·人妖》：“苏民词取一妾，下半月女形，上半月则阴户出阳势矣。”

在古代某些想得开的二形同学看来，双性之躯是上天这个坏师傅给自己的礼物，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如何用得炉火纯青、玩得如鱼得水还要看自己的本事了。

如果女性特征较明显的二形人能够找一个和自己一样会享受人生的丈夫，那么就再完美不过了，在我国古代，这样特殊婚姻的成功案例还是很多的。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八·人妖》：“吴中常熟县一缙绅夫人，大家女也，亦半月作男。当其不能女时，藁砧（丈夫）避去，以诸女奴当夕，皆厌苦不能堪。闻所出势伟劲倍丈夫，且通宵不迄事云。”

娶女如此，可真是赚大发了，半月夫妻床上说话，半月兄弟把酒言欢。生活其实挺美好，看你是否会享受。

石女

这词并不陌生，从古沿袭至今，指那些身为女性而处女膜无孔或阴道狭窄、闭锁乃至缺如的女人，亦称实女。她们与男性不可能或极难阴道性交。古代石女大多无法动手术，只能终老一生，凄清寂寞。

但还是那句话：身体是老天给的，快乐是自己修的。有这么一位叫做翁悟情的石女就比较能顺势而为，清代赵翼特为她做石女歌一首，且看：

化工炉？谁能识？一样胚胎抟活脱。偏有金刚不坏身，幻出婵娟锁子骨。禁坑空期有路通，台洞偏苦无门入。可惜修眉曼睂姿，外是玉人中是石。自知不中采葑菲，一片雄心终不已。遂抛巾帼改衣冠，夜习韬金昼矛矢。南还故里已无家，踪迹飘零似落花。一朝邂逅吟红女，莫逆论交水投乳。画船同载过江来，茗碗筠炉共环堵。

▲佩香招与同居京口V对局围棋午一枰，分灯绣佛宵三鼓。天上嫦娥暗羡他，广寒无此好儗侣。从此清凉过一生，不知何物是风情。

翁姑娘先是女扮男装，又是习武又是一个人旅行，逍遥自在够了就和一漂亮MM同居了，从此过上了让千物女嫦娥嫉妒的清凉小日子。在如今看来，这大概属于境遇型同性恋，无论如何，翁姑娘这么好的心态绝对值得学习。

〔二〕遭击

这种方式显然比雷劈的危险性更大，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由于陨石辐射所造成的肌体变异。

《聊斋志异·卷八·化男》：‘苏州木渎镇有民女，夜坐庭中，忽星陨中，颠仆地而死。其父母老而无子，止此女，哀呼急救。移时始苏，笑曰：‘我今为男子矣。’验之果然。其家不以为妖，而窃喜其得丈夫子也。’

一起去看流星雨……

〔三〕大病

《谭瀛八种·初集卷三下·女化男》：‘来阳薛姓女名雪妹，许字黄姓子，嫁有日矣。忽病危，昏瞶中有白须老人拊其身至下体，女羞涩支拒，白须翁迫以物纳之而去。女大啼，父母惊视之，已转为男身矣，病亦霍然。’

〔四〕失踪

《耳邮》卷一：‘黄冈县易家坂有易翁者，夫妇二人，老而无子，止生三女。长次皆适人，惟幼女在室。年十九而嫁，夫家甚贫，故恒居母家。癸酉（清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初十日，风雨大作，女偶立门前，为狂风卷去。母侦探无踪，三日忽自返。问所往，茫然也，而下体已化为男。’

显然，无论是大病还是失踪，最大的可能是被外星人掳去做试验品了，所以，试着呼唤外星人吧。

（部分参考资料出处：《中国古代同性恋图考》张杰，《萤窗异草》【清】长白浩歌子）

《蕾丝辞典》外国篇（一）

编撰/手绢

当中国古代的拉子们忙着对食、磨镜、吟唱行客歌的时候，960万平方公里外的那个蕾丝世界正在干什么？当洪奶奶组织了磨镜党，老T沈仙山在伊丽沙白公寓搞高级拉拉会所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大洋彼岸的拉子们又是怎么自娱自乐的呢？当各种关于女同的暧昧奇闻在坊间被华夏男人传得神乎其神的时候，另一个世界的传说又以怎样的面貌流传下来？

丰富我们的记忆，欣赏历史的蕾丝边儿，《蕾丝辞典》外国篇为你讲述同一片天空下，那些不一样的故事。

【称谓】

豆荚

对我们来说，真实的记忆总是无可避免地充斥着辱骂、嘲笑和排斥，相较于骂人不爱带脏字儿的东方，西方人显然更刻薄些，而即便是这种刻薄，对女同也是吝啬的。

据某位学者统计，巴黎俚语中对男同性恋者有四十来种说法，对女同性恋只有六种。在二三十年代最常见的叫法中，对女子的称呼有豆荚（gousse）、阿马宗女人（amazone）、肥婆（gouine, 英文goin）、馋嘴（goulues）、tribade（女同性恋）等。

在一篇名为《法国女同性恋经验的各侧面，1930—1968》的硕士论文中，收录了一位巴黎时装店女学徒的回忆，“我母亲说‘豆荚’，因为我不懂，她对我解释：‘你瞧，就是专找女人的女人。’车间里的伙伴私下谈‘gouines’，这些对我来讲都不清楚，我不觉得自己是，我不喜欢这些词。但大家从来不用‘女同性恋者’（lesbienne）这个词。”

而在英国，还有一些颇为视觉化的说法，比如horsey（马女）、collar and tie girls（戴硬领和领带的姑娘，指她们的穿着），更晚些时候，又出现了Butch（女男人）等。

紫丁香

相比之下，圈内的称呼就好听多了，比如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圈子就用浪漫的色彩做暗号，紫丁香、紫罗兰、淡紫、Fliederfarben（丁香色）、Veilchenblau（泛紫的）等跟紫有关的统统上阵，当时柏林最重要的女同俱乐部是“紫罗兰妇女俱乐部”（Damenklubs Violetta），女同性恋之歌为《淡紫色之歌》（Lila Lied）。

不知道德国拉拉为什么如此偏爱紫色，如果用一种颜色代表中国拉拉，会是什么呢？

【关系】

母牛的十字

众所周知，二战中纳粹迫害了大批同性恋者，粉红色三角就是给男同性恋佩戴的标记，那么女同志戴的是什么呢？据说，当时亦有不少女同性恋者被以同性恋罪名抓进集中营，但给她们戴的是红三角，即政治犯待遇。不得不承认，拉拉们在集中营中比男同幸运一些，她们“没那么容易被人看见”。

一位法国女兵回忆她在集中营里的见闻说，“在某些范围内，的确存在女人同女人之间发生同性恋关系。担当男人角色的女人，大家都叫她们‘Jules’，她们在其‘姘妇’的前额上刻画着一些十字形标记。我们将其称为‘母牛的十字’”。

这显然又是一种辱骂，为啥耶稣的十字就庄严神圣，我们在爱人身上做个小标记就被称作“母牛的十字”？不过，在动荡的年代和混乱的地点，在女朋友脑门上盖章或许真是不错的方法，你不想效仿一下吗？

部分参考资料出处：

《欧洲同性恋史》【法】弗洛朗斯·塔玛涅著

《不该被遗忘的人们》【法】让·勒比图著

亲爱的朋友

文/徐琳

在什么树林 你酒瓶倒倾
你和泪饮酒 在什么树林 把自己埋葬

在什么河岸 你最寂寞
踏上空荡的彼岸 你最寂寞 点亮灯火

什么季节 你最惆怅
放下忙乱的箩筐
大地茫茫 河水流淌
是什么人掌灯 把你照亮

-----改自海子的诗《夜晚 亲爱的朋友》

匆匆旁听了次《les+》的（人员）不完全版例会，竟领了个命题作文回来作——写写身为直人的我眼中的同性恋朋友。

自高中起，在班上众多L&G的环境中“耳濡目染饱受熏陶”的我，倒是这半年做一篇关于《les+》的论文，才真正和大量的Les朋友结识，从上海到北京，从普通人到诸如石头等独立艺术家，每个人都值得一叙。尤其是石头和明明，为我准备的“惊喜”，至今萦绕心头。

而这半年种种经历中，最触动我的，乃是好友向我出柜。“我如果不是gay，真的特别想跟你在一起”（哦……○…○b汗安慰我也不带这么“酸楚”的）。但我毫不怀疑他作此番坦言时的真诚，亦是对他自己的真诚——可以欣赏乃至喜欢一个异性，然而爱的人，终究是那个相异却又相似的另一个“自己”。

朋友敏感、细腻，喜欢电影、艺术，似乎这一切暗自契合GAY的“定义”，但谁能说这就是同性恋的“本质”，而非人们想象-建构-演绎-提炼-再表演出的幻想？他的身份于我，于我们间的默契，又带来什么改变呢？我们依旧谈天说地，“谈情说爱”，谈过往以及未来。唯一遗憾的是，曾被视为“绯闻男女”的我们，彻底是“没戏”了（想当初他是如何体贴地在冬日捧来温暖的奶茶，我们如何结伴而行看陈可辛的《如果 爱》，如何沉吟至今那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出去我们会活过来”……）

自然，生活并非了无变化。毕竟，在“我眼”中，他从“假定的异性恋”回归成为“同性恋”了。这回归持续而渐进，以他的自白开始，伴随我一路的成长和变化。

6月，两年未见的我们安坐一起，还是觉得一如既往的安稳和熟悉。他剪了西瓜太郎头，向我介绍最近看的书，对被考研等不确定的未来折磨得心力交瘁的我讲述禅意生活。最重要地，他说要“认识自己”。我惊讶于言谈中他的自信和乐观（这跟以前如我般悲悲戚戚的忧郁小生反差强烈），在他眼中我似乎可以看见可以把握、触手可及的未来，他甚至也比以前更爱咧开嘴傻笑……这些念想，在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之前，都统统浮现在我心头。

只见他深吸口气，“其实我是gay”。

天晓得深吸的那口气，给他添了多少开口的勇气。也许对朋友出柜已是最容易的，但也不意味着毫无风险——没有血浓于水的连接，有些人难以接受，便说走就走。扭头，转身，离开。只留下错愕、被撕裂了面目的友谊。正如后来他所描述的，他男友被最好的伙伴挂断电话听到的冷漠而破碎的“嘟嘟”声。

紧紧攥着我的手，哽咽说着初见时的自我犹疑与动摇：是谁？爱的又是何者？甚至在转来我们班看到“与自己如此相似”的小女子，接触下来隐隐心生好感，以为摆脱了同性恋的“梦魇”。然而紧张复习、高考、离别、启程去往不同的城市，交集日益只限于每年寒暑假零星的几次见面，尽管每次见面了无隔膜与生疏。他说，也在想，当初没有分开会怎样。但可能的结局也许会是，在心底爱着男人的情况下，多了一份糟糕的恋情，少了一个难求的知己。

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时总算体会到了。除非真有与自己“血肉相连”的挚友抑或亲人跟自己出柜，否则无论怎样声称对同性恋宽容也不过是单薄的叫嚣。即便如我，在女爱（上海女同性恋小组）混迹多月、把《LES+》作为睡前读物、自认为对理解同志情感毫无障碍之人，当时的心情也是五味陈杂——欣慰（他可以勇敢启程找寻“另一个自己”），错愕（虽不是毫无征兆，但也不失突然），还有点点酸楚（呜呜……怎么我喜欢的type都如此有gay的潜质呢，原谅我死不悔改的hetero倾向）。

其实，对于身为好友的我而言，他的自白，gay的身份，并没给朋友这个人本身带来什么突变。视网膜上还是这个帅得一塌糊涂的人的成像，依旧待人温和，敏感而善良。改变的，需要审视和重新去梳理、安排的，其实是我们的关系。

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果以前只是隔岸观火，而今是得去切身经历在“我眼”中另一个人的变化了。

不得不说，我最开始的反应基于理智。拉着他到巧克力店买礼物送给他和他男友，临别前与之拥抱希望他幸福。但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不由得觉得思绪万千，脑袋里乱成一团，最后拉了人陪我通宵K歌。这种在我眼中的他的转变，似乎是反复又循环的过程，它不止是“强制异性恋”的头脑、理智上去承认“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更是面对这个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甚至悦痛与共的朋友（或亲人），我们怎样从破裂的（异性恋）假定及其引发的种种关联中走出来（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生小孩，一定要有稳定的工作、家庭），怎样不得不经历生活和心理上的纷扰、慌乱乃至动荡（因为接下来陌生的图景我们毫不知情，手足无措），怎样不得不重新规划生活（以后他们/她们怎么办？生活是否有保障？是否能让他们/她们不受伤害？是否会给他们/她们带来幸福抑或不测？）所以，难怪有人逃避，有人抗拒，有人如我一样通宵达旦想理清头绪，一日、两日……

所幸，在看到朋友在他男友镜头前史无前例又肆无忌惮地开怀大笑的照片后，深为感动。如果爱情果真就是要找寻“另一个自己”，那斯人眼前、欣喜若狂，夫复何求？

现在能再无纠结感地与朋友在电话里开玩笑，却也一面佩服那些勇敢、伟大的母亲，日日亲见儿女，却勇于重写跟过去全然不同的生活。因为我不敢肯定如果每日直面朋友，不得不承担起重新安排有待整理、交错纠缠的关系，那时我是否还有勇气和淡定，眉宇间是否会无意流露一星半点的怯弱或者动摇？

出柜，身份，承认与被承认，在异性恋眼中从“假定异性恋”回归到“同性恋”，这些也许从来不是同性恋朋友一人去经历的变化，我亦在学习、思索和成长中。正向那天临别时车窗外他微笑的脸，在我的眼里越来越明晰，一直想跟他说“喜欢看到你现在肯定的笑容，希望你一直这么坚定地微笑下去”。这也是我想对所有LES朋友说的话，我会渐渐学着调整我的眼睛，希望能还大家最真切、最清晰的样子。

[同性恋去病理化之路 之九]

成为自己的专家

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 翻译/罗杰 编辑/alice

到了六十年代早期，同性恋活动家开始对那些“治疗”的说法感到厌倦。对于像伯格勒、比贝等专家们的自以为是，同性恋者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对心理学专家们的深深敬意开始在同性恋社区内部讨论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专家们及其动机的怀疑。

但是对同性恋者的心理状况的研究还是占据着同性恋运动的核心地位。“我认为这场运动取决于对‘同性恋是不是疾病’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太辛协会华盛顿区分会主席，法兰克·凯蒙尼说。凯蒙尼曾在二战中服役，当时他在军队中做天文观测，于1957年因为同性恋恋情败露而被开除出军队。出于对同性恋运动的“温顺、谦卑、辩解”式的语调的不满，凯蒙尼开始对精神病学界权威提出清晰有力的批评。“我在这场心理病理学的争论中决不会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任由他人随心所欲地来处置我。我想在决定自己命运的事件上积极主动。”

在凯蒙尼的大胆带动下，华盛顿及其它地区的同性恋爱组织马太辛协会成员最终于1965年采纳了下列建议：同性恋不是“疾病”，而“仅仅是一种和异性恋平等，并且在种类上也相同的喜好和倾向，或者说习性”。对于如此直接挑战心理学现有的理论，很多同性恋活动家也心存疑虑。但是对这种同性恋非病理学说的争议，逐渐让位于新兴起的自我认同与依赖。

一旦同性恋者开始相信自己的理论，同性恋运动的目标和方式就发生了剧变。当时的黑人民权运动也对同性恋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让同性恋看到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何等重要。他们对于依赖专家们来促进理解越来越不抱希望，于是开始依靠自身集体的力量去为“同性恋”这件事本身辩护，而不再局限于为单个的同性恋者申辩。在同性恋活动家的日程上，促进自我认同和推动社会改变被放在优先地位。同时，争取公众的理解仍然是重要的目标之一。

在这种全新的学说框架下，心理学专家关于同性恋的所有论著和治疗都和几年前看上去截然不同了。心理治疗专家在被一些人看成富于同情心的治疗者的同时，被另一些人看成邪恶的敌人。同性恋活动家们不再讨论把同性恋者变成异性恋者的技术细节，也不再讨论哪种治疗方法更有效。改变性倾向的技术在道德含义上受到了怀疑。

关于“治疗”失败的故事也开始流传。在1969年以后，一些同性恋者揭发了他们是如何受到“有益的专家们”治疗的。这些描述为同性恋运动提供了最有力的证词，显示出对同性恋的恐惧是如何地根深蒂固，同时让人们看到改变社会现状的迫切性。这些同性恋者的经历之所以有很强的说服力，不仅因为是亲身经历，同时也揭示了在得到求治者绝对的信任和忠心后，专家们如





何易于滥用这种权力来折磨同性恋者。治疗不仅仅是一种侮辱，它是一种对曾经信任过它的同性恋者的凌辱。

尽管接受经典的分析治疗的男同性恋者在总数上并不多，因为大部分人都无力承受这种昂贵的治疗，但在五六十年代接受治疗并公开的女同性恋者人数则更少，有理由相信女同性恋者和治疗者的交往过程和男同性恋者相似。“根本没有效果，”乔伊·汤琴这么评价她在六十年代接受的治疗，“但是当时我确实想变成一个异性恋者。作为一个同性恋者，我看不见任何希望。”

无论在病人开始治疗时是怎么做或怎么想的，治疗医生总是自动地认为他们的性倾向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女同性恋者被不断教育：她们和别的女性的感情和性方面的联系是一种变态，会带来悲剧；她们与母亲的关系使她们在年轻时代误入歧途。“你很幸运没有自杀，你可能还有希望。”一位提供女性咨询医生这么告诉她。

医生们常相信女同性恋者需要外界的帮助来改变她们的性行为，并变得更有女人味。比如，经常有家长因为他们的女儿显出男孩子气，或和别的女孩过分亲密而送她去看精神病医生。一旦进入治疗，医生们就鼓励病人沉迷于对男性以及和男性发生关系的性幻想中，因为他们认为病人需要的就是克服她们对与异性交媾的恐惧感。治疗者也尽力让女同性恋病人打扮得更女气，似乎化妆品和高跟鞋能保证她们变成异性恋者。一位女同性恋者回忆，医生试图让她在催眠状态下穿上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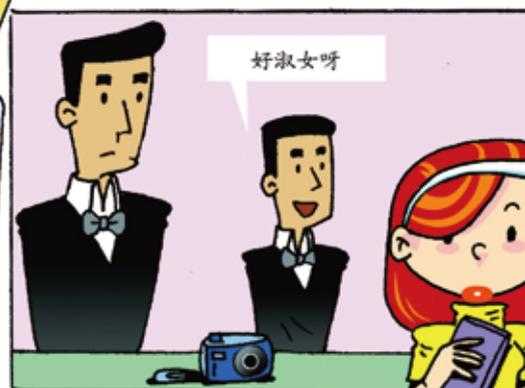
东西
倒霉小T, 几乎每日都在面对
被抛弃的残酷人生。



挠挠
单身帅T一只,
稳重酷酷的外
表下是一颗木
纳呆板的心。

虎子
暗恋挠挠,
表面优雅淑
女, 其实脾气
暴躁。

糖糖
虚荣现实,
大概算是东
西的女友,
同时也不放
弃任何嫁入
豪门的机会。







北京同志中心

BEIJING LGBT CENTER

北京同志中心需要您的支持!

尊敬的各位朋友:

首先感谢您阅读这封来自北京同志中心的筹款信!

北京同志中心自2008年2月14日成立,至今已近2年历史。两年之内,中心由一个简单不过的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社区,虽身经苦酸艰难,却积留了不少成绩。在成长前进的过程中,中心积累了社区活动的各种经验,逐渐成为北京同志运动乃至中国同志运动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作为众多同志事件和社区团体的起源地,这里诞生了多少可歌的瞬间?

就在这里。

在这里,情人节前夕,众多的朋友们手捧玫瑰花,给花儿穿上“支持同性婚姻”的粉红外衣,为即将启程去前门拍照的新郎新娘描摹眉眼,加油鼓劲;在这里,“世界不再恐同日”自行车队的学生朋友们共聚一堂,一遍一遍不辞辛苦地讨论5月17日那天行车的最佳路线;在这里,众多热爱艺术的朋友们热火朝天地为骄傲月的艺术展出谋划策,即将展出的艺术品如待嫁的新娘,静静等待中国届多元性别艺术展开幕的那一天;在这里,中国酷儿影像巡回展的众位导演谈笑风生,齐齐分享60多场全首国各地影展活动的种种趣事。

在这里。

在这里,西好莱坞市长约翰·杜兰为新婚的同志恋人献上祝福,在大笑尖叫中抛出爱情的花团;在这里,柏林电影节泰迪熊奖得主,七旬高龄的芭芭拉·汉默老当益壮,雄风不倒,对未来的信心和对艺术的执着迎来阵阵掌声;在这里,同志妈妈吴幼坚妙语连珠,眼眉和蔼,对孩子的爱和宽容在言语中沁入人心脾;在这里,台湾性别研究学者何春蕤和同志权益斗士

王莘谈起社会歧视，言辞犀利，恰似秋风扫落叶；在这里，同志牧师欧阳文风讲起选择真实自我的必要，泣不成声，一片丹心在玉壶；在这里，几十位为了同志人群美丽的明天不惜燃烧自我、贡献终生的社会运动家、政治家、学者、艺术家、导演曾与社区的朋友们欢聚一堂，句句动人，声声入耳，影响深远。

在这里。

在这里，近百场同志电影的展映和电影分享，用光影世界启迪心智；在这里，女同志们飒爽英姿，欢声笑语，共同“拉拉扯扯”生活的点点滴滴；在这里，“无界限小组”组织了第一次活动，对跨性别和双性恋的议题进行严肃探讨；在这里，“三棱减一”男同志合唱团的天籁之音越聚越响，各种同志议题的讨论朗朗，打破自卑，穿越迷惘；在这里，越来越多的理想光芒注入了青年人的心灵，他们在此懂得他们值得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在阴霾的背后，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呼之欲出，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彩虹。

这些，都发生在这里。

由于北京同志中心坚持非营利运营，中心目前面临经费不足的寒冬。我们正在积极地策划、

制定种种方案在新的一年里持续运作。2010年春中心将迁往新址，交通更为便利，也会迎来更多新朋友。我们将继续深入开展各项社区文化活动，促进同志社区的自助和互助，并积极创造和社会各界对话的平台。为此，我们亟需您的帮助，完成以下筹款：

中心迁址和装修：1万元
2010年运营费（部分）：5万元
总计：6万元

我们期待您出一份力，即使是一元钱的捐赠也代表了您的支持。我们相信：自由明亮的中国同志生活面貌必须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双手来实现。路途越发艰难困苦，信心越发坚定可贵，而您的支持，会给予我们继续前行的勇气。

捐赠信息

银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会城门支行
开户名：杨光
帐号：0200041401027476414

境外捐赠

Please make the tax-deductible check out to “Astraea Foundation” and put on the check memo line “Nutongzhi Fund – LGBT Center”, mail to:
Astraea Foundation, 116 East 16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03, USA

捐赠联系

北京同志中心
电话010-51916192
邮箱 support.bjlgbt@gmail.com

我们将把捐款财务情况定期在北京同志中心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bjlgbtcenter>）公布，欢迎大家监督指正。

感谢您对北京同志中心的无私支持，您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们从事同志工作最大的动力！

北京同志中心
2010年1月20日



北京同志中心：简洁而温馨的家



同性恋签名展



西好莱坞市长约翰·杜兰和伴侣访问中心



2008年拉拉营-北京站

www.lesplus.org